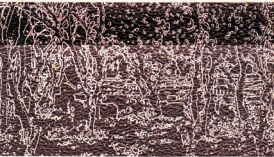


冰谷散文



宋子衡兄雅正

冰谷敬贈

一九七三·四·十二

冰谷散文

冰谷
著



自序

能有機會把自己的習作編印成書，總是一件樂事。

從文字的組織上言，寫作並非難事，但要與繆司長期廝守，則須具有百折不撓的意志。因為寫作的道路曲折而漫長，又沒甚麼捷徑可走，其中的苦辣辛酸，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所以，不少人才起步說聲消跡滅了，也有人半途而退縮。

而我，却是斷斷續續，時寫時停。

活在現時世界裏，物質享受已達到了顛峰狀態。歌台舞榭的繽紛就像大鯢魚的巨爪似的拉緊每一顆人心。想想，在如此的境況中，一個人不受外來的誘惑而在孤燈下搜索枯腸地「爬方格子」，豈是僅僅依靠一點天真或興趣便可做到的！因而，一篇作品之思構過程，乃萬劫不死之靈魂的蘊育，是忍受千萬寂寞的熬煉而向邪惡作頑強的敲擊。

良好的生活環境，並非寫作的先決條件。這是我本身的體驗。六五、六六兩年，在國坵北區一間年久失修的陋屋裏，在沒有親友促膝暢談的孤獨中，夜夜，在熒熒如豆的煤油燈下忍受着羣

數的侵擾，我竟寫下了本集中大部份習作。

我把本書按其性質約略分爲三輯，輯中各篇以發表的先後爲序。若從第一篇「烏鴉」（六一年十一月）算起至最後一篇「雨和淚」（六七年十二月）爲止，其間相隔竟達五年之久。五年中，我寫下的自然不止此數，但編選之際才感悟到原來自己浪費了太多的墨水與文字。至于近年來，習作何時才有機會與讀者見面呢，這，委實難以臆測。

寫作了那麼久，最令我悲哀的是迄今仍未有一篇作品使自己真正滿意過。這並不是謙詞。我重視傳統，但決非抱殘守缺的人。我讀朱自清和徐志摩，也讀現代主義作家的創作。只有通過了深入了解，才能擴大自己的視覺，進而提高作品的深度。這是我歷來所持的寫作態度。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廿六日于美國雙溪邦谷園

目錄

自序

第一輯 斷想篇

烏鴉

茅草

斷想篇

陷阱的陰影

寸草心

城市

兩顆橡籽

夜路

八月風雨聲

曙光

從午夜的雨聲醒來

40 38 35 32 26 23 19 13 9 5 1

雨和淚

42

第二輯 園坵散記

看戲的日子

45

野店

49

廢墟

51

橡果爆裂聲

54

巡園

58

雨李

61

秤膠棚裏

65

蛙聲燈影

67

頭燈

70

山鄉的夢子

78

紅泥路上一

76

烟霧

79

灌木

82

貓頭鷹

85

橡葉飄落的手節

88

夜聲

91

第三輯 夢裏湖山

波光綠影裏的太平湖

95

吮助河的召喚

99

蕉風稻舞

103

忙碌的城

109

故鄉小城

113

重遊蘇丹公園

116

寧羅橋

120

太平牛車水

123



第一輯

斷想篇

烏鴉

住在這偏僻靜寂的郊野，不覺已有四年餘，向來很少看見烏鴉的影子，可是，不知爲甚麼，近來常有烏鴉出現，尤其是陰霾清涼的午後，最首總可望見牠們的黑影，在灰濛的長穹下遊。

鄰居們對烏鴉，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每次見了那黑影，總指着天空詛咒：「不吉利的傢伙，該死的醜八怪，去！去！……」

雖然，我對烏鴉的不幸遭遇，寄予無限同情，可是，每次聽了鄰居們的咒語，却始終保持沉默。

在多彩的童年夢中，蒼鷹是我欣慕崇拜的英雄，輕盈玲瓏的灰燕也曾令我產生無限的愛戀。但是，對烏鴉總不會留下甚麼印象。

假如說世間真有所謂緣份的話，我認識烏鴉該是由於「緣」了。那是七年前，當我還在唸啓蒙的時候，有一次暑假，接到鄉下姑母寄來的信，勸我下鄉小住。暫居鬧市的我，本就厭倦了市廛的喧囂，既有機會，便欣然想下鄉去享受一下清福。於是，在父母親的同意之下，我到了姑母

的家。

姑母的家，周遭長着好些熟帶香木，一片濃蔭，綠意盎然，其中有一棵年紀跟姑丈不相上下的木棉，如樞重一般，亂亂的旁枝向四面伸展，宛如少女低玉臂。每當木棉子成熟的日子，樹葉便落得光禿禿的，讓圓日將木棉子晒得炸裂，然後隨風飄落。

這棵木棉樹，斜斜地對着我的臥房。每天早晨，當殷紅的朝陽爬上窗櫺，木棉樹婆娑的倩影便跳進我的牀頭，彷彿企圖把我搖醒。那時，木棉樹正綻開淡白的小花，非常可愛。

有一天，當我午睡正酣之際，忽被一陣喧嘩聲吵醒，睜開惺忪的睡眼，瞥見木棉樹下圍着一羣孩子，個個緊握彈弓，向樹上的高巢射去。

一陣射擊過後，高巢被摧毀了。聲地，一隻老鳥獨從窩中飄落，在明廚的空間打幾轉，掉到地面。家孩蓬頭而上，拳揮並舉，老鳥遍體流血，一陣痛擊之後，發出幾聲滅人耐談的哀鳴，一命嗚呼了。

「烏鴉烏鴉，樣子醜怪，叫聲呀呀，聽不到，人人喚打……」他們在慶祝勝利，高興得舞躍起來，不停唱道。

我邊依窗軒，目視這幕慘劇，心中異常不安與痛苦；但除掉惻隱地發出幾聲軟嘆外，對老鳥我還能表示甚麼？

那天晚餐後，燦爛的夕陽已經黯淡了。帶着沉甸甸的心，我依窗眺望。忽然，在朦朧蒼茫的暮色中，我發現一隻烏鴉的黑影，牠盤旋了木棉樹幾圈，棲憩於枝椏上，然後又從這枝椏跳至另一枝椏，彷彿在覓尋甚麼。

正當我凝眸注視時，倏地「呀！」的一聲震入耳膜，悠揚又淒戚，旋律在灰濛廣漠的夜際飄漾，如怨如訴，想那白死死去的老鳥鴉，我明瞭是怎麼一回事了……

第二天傍晚，我仍然見到那隻烏鴉的孤影，聽到悽切的悲鳴。

本來，我下鄉最大的目的是想潔淨心靈的混沌，沒想到如今却沉冥其中，心扉多蒙上一層薄薄憂愁。所以，在姑母家住不到一週，我即託詞不習慣鄉村生活，返回城市。

花園裏落，流水年華，夢幻一般的童年，隨著時間的河流漂逝。但對於烏鴉，我仍有深厚的同情和憐愛。世人厭惡烏鴉，排斥烏鴉，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加在牠身上，不外是因為牠沒有吸引雄雉的羽翎，悅耳的金嗓子。此外，還有甚麼原因？我茫然。

幾許人誇耀烏鴉的領域，謳歌畫眉的金喉，欣賞孔雀深繡的羽翎；烏鴉同樣有穿雲掠海的翅膀，翱翔千里而沒有得意，但有誰來頌讚？烏鴉的鳴啞不吉利，幾聲「呀呀……」惹來濃毒的咒語。然而喜鵲的啼歌，又帶給你多少幸福？

「慈烏失其母，呀呀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幾年前，偶而在書中讀到

讚美烏鴉的詩句，不禁為牠那片赤誠的孝心所搖撼；緬懷童夢中那兩隻烏鴉，晶瑩的淚珠不由自主地滑落而下。

「呀！」的一聲鴉鳴，從屋後枯樹間飄來。於是，我聽到刺耳的詛咒，但我默然無言，因為自己的詮釋事屬多餘的。

「由他們詛咒去！」在憤憤不平中，我安慰自己。

——1961年11月「蕉風」109期

茅草

有許多事情在回憶中是模糊的，一如風塵經掠湖面，只激起微微的漣漪，很快就回復原有的恬靜，沒有留下些許的痕迹；然而，茅草在我的記憶裏却是深長的，它像一個烙印深深地鑲刻在我的心版上。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靜謐的鄉村，野性的呼喚使我懼怕寂寞，因此，當我懂得玩、懂得跳時，茅草便圍繞了我生活的圈子。

那時候，距我家不遠的地方是一片曠野，繁衍着莽莽的茅草，那是我們孩童的天地。鄉村的孩兒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在纏綿綿的茅草叢中，我們打過滾，也捉過迷藏，雖然母親常以老虎、大蛇來嚇我，而我也親自打過蛇，但心中依舊不會有絲毫的怯怯。

其中最使我難以忘懷的，該是捉蜻蜓了。

蜻蜓是一種喜歡隱藏在茅草間的飛禽，與家中飼養的雞沒有兩樣，但比雞小得多。牠們不會高飛，跑起來可比雞要快。我們一發現蜻蜓，就靜悄悄地躲起來，等蜻蜓經過時，即急似閃電的

撲過去，像老鷹撲捕獵物一般，將牠們活活擒住。如果這一看落空，我們就聯合包圍，或拼命追捕。因此，轉瞬碰上我們，就像誤投羅網一樣，很少有機會逃脫的。

提到了轉瞬，我們都拿來煮粥吃；不過，我捕捉轉瞬的主要目的不在於此，而是在於讓自己的生命有活動的機會。

鄉村的房子值得驕傲的地方，就是他們有倔強的性格。我們時常被茅草的茅針刺傷腳底（山芭的孩子很少穿鞋的），但誰都不會流淚，也不要敷藥；同時對茅草也不會有畏懼之心。在我們孩子的心目中，只有那一片茅草坪才是我們真正的自由天地。

就這樣，茅草點綴了我夢一般的童年，在我心坎裏有了一個深長的印象。

在認識茅草之中，我最欽佩的是它倔強的生命，以及它從不向環境低頭的堅毅不拔的磅礴氣概。當久旱不雨，百草都枯槁憔悴了，沒有一點兒生氣，只有茅草仍然一片翠綠，保持着它原有的青春，呈顯着它的活力。茅草不怕燎原的熊熊野火；火燒後的原野但留下一片焦黑，草木被焚過就會死亡；然而，茅草就不會，它有再次的生機，永遠不致消滅，一番大雨，幾陣輕風，它便又從屈辱中伸出頭來，重新萌芽，繼續它的生命。

這真是一個奇蹟！

你瞧不欽佩它生存的潛力麼？

然而，自己的生活範疇畢竟太狹小了，在談談聊聊的日子裏，決不會想到成長後的重重憂患。當時間迫走了往日的天真與幼稚，我才洞悉夢幻中的世界與現實相距太遠了。於是，在成長過程的隱患中，對一切事物都改變了原來的觀點。

我又豈能想到那充滿美麗回憶的茅草，如今却在我的心頭，投下一個陰影呢！

那是一個不長又不短的假期，為了正助母親增加一些收入，我搬到一位朋友的膠園裏工作。

一個傍晚，夕陽替天手鋪上幾絢多彩的彩衣，把遠山近樹渲染了醺醺的絳紅，編織成一個極富畫意詩情的日落黃昏。

這是個美好的散步時刻，我和朋友帶着滿腔的愉快與悠閒，歸屬於一條通向遼遠的田野的山徑上，企求一分曠野向晚的幽雅情調，藉此澹蕩白天勞作的煩憂。

整頓着，傾談着，無意間抬起頭來，一片婆娑的茅草進入我們的眼底。蒼碧而密麻的細葉，彷彿無數豎立的利劍直刺着灰朦朧淡的晚空。風聲颯颯，蓬鬆如棉的茅草花顫顫點頭，繚繞白絮在空中飛颺。

「你認過一個有關茅草的真實故事嗎？」突然，我的朋友駐足問我。

我搖搖頭。

「這個悲哀的故事，就發生在這片廣闊的茅草坪。」他指着面前的茅草說。

「忘記在什麼時候了。」他接著說：「有個孤獨的老人，在這裏種了幾依葛的新樹。種下之後，茅草也跟著發芽，這時又逢雨季，不出兩星期，整個機關都被茅草遮蔽起來。但老人並不失望，他抱著信心與熱望，每天日出就鋤草。由於他的勤奮，所以茅草雖未儘除，却也削減了它們狂蔓的肆威。」說到這裏，他明嘆了一聲：「可惜的是，他因操勞過度，病臥榻上，幾個月不能起身，不用說他的機關一片荒蕪了。茅草的生長比一切植物都更迅速的呵！」

「這時已是早季了。一天，老人的園地起了野火，茅草閃電似地燃燒起來，火浪滾滾，把所有的機關都燒枯了。老人知悉後，痛不欲生，病也嚴重起來，夢囈中常叫亢茅草，因為茅草敲碎了他生存的希望。不久，他失去了孱弱的生命。」

最後，朋友告訴我，夜間打從那裏茅草經過，常聽見如啜泣的哀怨聲，從茅草間傳來，大家都說還是老人陰魂未散。

從此，茅草在我單純的心扉蒙上了一層憂鬱，烙印著一個深刻的陰影；我怕看見茅草，更忌憚它剋那那纏綿的故事。

由於生活困厄的牽掣，我始終無法離開那古老的膠林，始終無法擺脫茅草纏綿的影子，更不能淡忘那悲哀的故事；而茅草蒼鬱的童年腳印呵，却隨著時光的速度而漸遠，而退隱……

1965年8月「蕉風」214期

斷想篇

從來到這世界至現在，二十年了，我徘徊在吡叻河畔。

時間就像一陣疾風掠過，倏忽且無情，但是，二十年的日子總不算太短，水流聲中，吡叻河不知厭盡了幾許悲愴，幾許憂思；而自己，也由無知的暫齡踏入青春煥發的年代了。然而，懷感得與，我依舊像一個懦怯的孩童，沒法擺脫生活無形的範圍，也沒法飛出這狹窄的天地。

於是，每個暮春四合，夕日沉西的傍晚，我帶着一顆沉悶的心，搖著街頭車轎轉轉的呼嘯，拋落伶仃搖曳的人影，穿過花叢綠樹，在吡叻河畔踽踽獨步，藉那孤獨夜不停囀的泱泱流水，滋潤自己心湖深處的憂鬱。

經常地，面對河岸的翠竹蘆葦，以及河面輕盪的波光粼粼，我有一份惆悵，也有一份難以形容的感觸……

重溫舊夢，在朦朧的記憶裏，我並非沒有值得回味的時光——那是在知識搖籃裏生活的一段日子。

青春，是人人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年輪。年青人聚集一處，共同敲叩知識的門扉，共同歌唱美好的人生，愉快中的光陰如紙上飄蕩的飛箭，一轉，已是六載春風。

離別的鐘聲，响落昔日的數夢，疊唱陽關唱不住青春的行脚。去年，整整祝願中，彼此攜着滿眼熱淚，輕輕地攜手，馳奔向另一個嶄新的、璀璨的旅程。

我以滿懷熱望與信心，追求一個幸福的、理想的黎明。

流年似水，悄悄而又是一年。漸漸，歡笑過了，驕傲過了。然而，我除去在遼闊的膠林中，多踏下一層深深的腳印之外，我並沒有追捕到一些甚麼！

生活，是一種無情的現實鞭子，我無法逃避。

半夜，被壁上的鼯鼠搖落了昏睡的甜夢，草率地用過早點，頭上掛着一盞電石燈，騎上那輛破舊的老鋤頭車，一天的生活序幕便展開了。

夜黑風高，霧濃露重，在田野奔奔奔林裏，只有樑工頭上的燈火，閃閃爍爍。那坎人血液的山蛇與蚊蚋，使人不寒而慄。每當我的視線投到跟隨自己而在夜裏生活的年輕姊妹時，我心裏中常常浮現着苦澀的滋味……

就如此，生活纏繞着我。

「別做井底之蛙，困於陰暗的角落；你應展翅遠飛，觀看廣袤多彩的世界……。」

不止一次了，一個遠方的友伴對我如此規勸。是的，我有過幻想，掠過高山幽壑，像一隻蒼鷹，飛向花朵繁榮的年青的土地！

「不要再做飛的夢想了，處處楊梅一棒花，你腳下踏的正是美好的鄉土！」每每，在飛的嚕咭中，有一種令人振奮的聲音，挑起我那份年青人獨有的倔強。於是，心靈沉淪中，我不再環繞俯首乞憐，更不因生活裏遭受折磨而失望。

我永遠難忘，那一個夜晚——

我伸着已孤獨的影子，盤桓在靜謐的長街，墓地，一個模糊的人影出現在眼前。

終於，我們相遇了。在暗淡的路燈下，我見到了一張熟練的臉孔。

我們一時興奮得說不出話來，彼此緊緊地握着手。

「在什麼地方工作？」久久，我問。

「工作？唉，還沒有一點眉目呢！」他說，語調帶着低低的喟嘆。

「……」我沉默。

「你呢？」他問。

「還不是舊行——」「唔！那行將垂死的老膠樹！」我充滿憤慨與憂怨地說，彷彿割膠是一件鄙薄的工作。

他莊重地說：「你應該驕傲，你父母傳授你這行。像我，讀了十二年書，只能吃老米，做義善路官……」

這番話，傾盡了我心中久藏的愁悶。從此我變得開朗了。

我不再輕蔑自己。對生活，我有新的信念。

把血汗滴在土地，把青春獻給膠林，我並沒有浪費光陰呵！

1963年1月「蕉風」123期

陷阱的陰影

十年，呵，是的，整整十年了，但是，悠悠的歲月，並不會沖淡父親的記憶；尤其是見了別人捕獵山豬的時候，他那皺紋交錯的臉上，總是充滿憂鬱，有時還微微的喟歎。

時光無影無踪，往事如煙似夢，我該如何追溯、如何說起呢？實在的，那當兒我還是個垂髮鬚的孩童，對周遭發生的一切，除了覺得有趣而外，單純無邪的心靈深處，那會有甚麼傷痕的意念呢？即使父親本身，我想，也絕不會想到山豬的陷阱，會在他蒼老的心湖投下一層陰影。然而，世間有許多事情，往往就是這麼令人難以盡測：長空遊動的雲朵，廣漠無涯的海洋，誰能憶度它們的變化？

十年前，父親已是個接近六十歲的老人了，但由於他身體健壯，因此工作猶不覺困難。那時他在一個園坵內割膠，我們就住在園裏，環境十分恬靜。

那園坵三面接連着另外的園坵，有一邊是荒涼廣漠的原始處女林，更遠是山柵錯落，朝霧夕靄常縈繞其間。辛勤的膠工，把接近園坵的處女林開闢後，種植了不少農作物。那時父親割膠的

收入菲薄，爲了彌補經濟的拮据，也在園坵開拓了一片芭地，種植些蕃薯、木薯、蔬菜之類，作爲副業。

「路，是人走出來的！」父親便是抱着這樣的心來開芭的，可惜，這並不是一條平坦的路。因爲種植了蕃薯與木薯，以致把潛居荒林中的山豬引誘出來。起初，他們還有些怕人，在夜間才敢出芭地尋食，但過了不久，他們在白晝也成羣結隊出沒了；加之大家都沒有槍，所以農作物受到嚴重的損毀，父親種植的當然也不例外。

農作物既被山豬蹂躪，父親索性放棄原有的割膠生活，而從事於獵捕山豬的工作！只是，他一個人力量單薄，因此他與木青哥合作。

木青哥是個身材結實、魁梧的青年，據說他從小便沒有了父母，他是由親戚養大的。他和父親一樣，在園坵裏開墾，但因為沒有家庭的壓力，所以生活過得蠻好。

父親和木青哥經過一番詳細的策劃之後，決定以陷阱的方法捕捉山豬；他們在山豬經常進出的路上掘下陷阱，阱口架些細小的樹枝，鋪上一層枯葉，再撒下少許沙泥，山豬走過時，便會墮入陷阱。

記得，在第一個陷阱完成的翌日，便有山豬落阱了。當天，父親同木青哥攜帶了刀、叉，還有一把下阱的長梯，將山豬活生生的捆綁上來。

足足費了一月半，他們才捕了三個陷阱。這時他們便不再掘了。因爲一來地多石粒，非常難掘；二來他們沒有甚麼時間放在這方面，原因是當時每天幾乎都有山豬落阱——有時一天兩三隻，甚至一個陷阱幾隻也不是罕事。

那片原始芭女林面積廣袤，山豬極多。父親與木青哥還特地多種些木薯、蕃薯，以引誘更多的山豬。豬價高，收穫好，我家的經濟因而扭轉過來，父親深沉的臉孔也充滿着熾發的容光！

別人都羨慕我們「業翁失馬，因禍得福」，我呢，最難忘懷的莫過於香噴噴的「山豬芭」——山豬烤肉了，那味道牠肉也比不上哩！

木青哥與父親極友善，由於合作捕山豬，情感愈加親密起來。木青哥每晚都到我家來，有時是聊天，有時是談捕捉山豬的事情。總之，無論在甚麼時候，他們都形影相隨。

可惜，他們的情感隨著工作而疏遠，也隨著工作而疏遠。當然，還是有原因的。

一個細雨霽霽的早上，父親和木青哥照例去巡視陷阱，他們的心情都同樣欣奮，因爲山豬最喜歡在微雨時出現。果然，他們發現一個陷阱的葉葉有個大洞，滿以爲是山豬落阱了，不料仔細看時，頓時嚇得他們一跳，裏面竟是個老婦人！

他們急忙將老婦救起，但她的雙腳已經折斷，呼吸也極微弱了。

「老婆婆，妳怎麼會跌下去的？」木青哥問。

老婦微微睜開眼睛，低聲回答道：「我……我……是自己……跳……跳下去的。」

父親問道：「你為何要跳下去？」

「我……我不想活了！」老婦有氣無力地把實況告訴父親和木青哥：原來她是受了兒子及媳婦的虐待，而自尋短見的。她曾二度企圖自殺，但都被人及時發覺救起，此次她想投陷阱以結束自己的生命。

老婦的死，父親感到異常不安與沉痛，雖則家人都指責老婦的兒子及媳婦，對父親及木青哥毫無半句怨言。

為了彌補心裏的內疚，父親決定把所有的陷阱填埋，不再捕殺山豬進行；可是，他的建議却遭木青哥的反對。

「目前豬價昂貴，不幹豈不可惜！」木青哥說：「老婦的死，出於自盡，並不是我們的罪過啊！」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却為我而死」，我寧願重拿膠刀，為着避免無辜作孽！」

難道你願意永遠那麼，永遠受苦？」

無論如何，我希望心中的暗影能早日淡忘。冀望你能聽從我的勸告。」父親帶着滿腔憂鬱地說。

「你既然決心放棄，我就自己幹！」

就這樣，木青哥演獨腳戲了。

人的情感，有時是很微妙的，父親和木青哥自發生爭執後，彼此心存芥蒂，一直不會往來。但是，有一點使我當時不解的是，木青哥常常託人帶山豬肉來我家。

事情的變卦，有時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好的出發點，不一定有好的結果，就如一齣正在開演的戲，誰能預測它的結局如何？

父親原希望遠忘陷阱的陰影，偏偏事與願違，陷阱更在他心版上加深一層影子，直到如今，這影子仍然不能擺脫。

「木青哥被山豬咬傷了，情形很嚴重！」

一個迷濛的黃昏，一道不幸的消息，把父親對木青哥的芥蒂消弭了。他像一陣傍晚的疾風，跑去看木青哥。

「亞青，你覺得怎樣？」父親見全身纏着白布的木青哥，悲切地問。

「呵，你來了。」木青哥苦笑一下，說道：「我……不行了！這是我……不聽你的忠告的結果。」

「不，你沒有錯，而我却犯了兩次錯了。如果我當時同你合作下去，你不會有今天的。」

原來木青哥在巡視陷阱時，迎面衝出一隻山豬來，他一時措手不及，以致在山豬尖銳牙齒，以及猛兇的腳蹄之下受重傷的。

這是父親和木青哥分手後第一次交談，同時也是最後一次了。

時光的流轉，是可以沖淡一個人的記憶的；然而，為甚麼連陷阱的陰影却永遠烙在父親的心頭上，不會泯滅？

——1963年12月「蕉風」134期

寸草心

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孟郊）

今晚的月亮好渾圓呵！我踏著那輛破舊的老藤單車，終於溶溶昭炯的月華，回到了孤獨的小樓間，一陣無名的寂寞又襲上心頭了。為甚麼會如此呢？我沒法找出真正的原因，我只能向你傾訴——母親，自離開你之後，我的日子就過得很寂寞。

沒有嘗過漂泊苦果的幸福者，不會想到故鄉土地的溫馨；同樣地，一個沒有離開過家庭的孩

我雖是初離鄉土，可是僅僅幾月，我便體驗了人情的冷淡，世俗的夷蔑，因此也就增加了我對家的嚮往。母親，你可曾知道：多少次我在夢寐中，尋覓故鄉的路，企圖像一隻小鳥般，投向你溫暖的懷抱，接受你柔和的慈愛；只是呵，故鄉遙遠，路途渺茫，遊子青春的腳步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的繩子纏絆着，無法實踐所願。

母親，你不願我離開家的懷抱，正如我不願遠離你一樣。但是，為了尋找生活的綠洲，我又不得不向你作別。

如今，家庭的溫暖，友誼的祝福，都遠了。夜夜，我唯有對着華燈書本鼓勵自己，望着星光明月回憶你的叮嚀。——每次，我都盼望你的聲音、你的微笑呵！母親，你可曾知道？

「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投進媽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
聽到這首歌頌母愛的歌，已經不止一次了。每當聆聽孩子唱它時，我的心就不能平靜；我聯想起童年時，在你懷中默數星星，以及細聽故事的美麗回憶。

這美麗甜蜜的往事，如今何處去找？

時間像條河流，我離家很快又是半年了。但是，離鄉的情景却一點也不模糊。那天你同妹妹送我到車站，你說：「在外不如在家，一切都得自己留神啊！」當我踏上火車的刹那，我說不出心裏的淒涼與難受；可是，在那麼多人面前，我又不敢流淚，所以只有把視線投向遠天，不敢回

顧你。我深知，母親，當時你一定流下眼淚！

像一隻羽翎初豐的鳥，我飛向一個陌生的地方。……

別後的日子，母親，我不曾快樂過。我常常想起那首讀過的古詩：詩中有一隻雛燕，天天張開黃口，向母燕索吃。母燕不畏辛勞，須臾來回四五次，還怕雛燕挨餓。在母燕奔勞之下，雛燕漸漸地長大了，羽毛也豐滿了；可是，當牠們學會了飛翔的本領之後，就隨風飛向蔚藍的天空，連頭也不回。

這篇詩對我豈不是一個極大的諷喻？我離開家，離開年邁的你，我豈不像詩中的雛燕那麼不孝與寡情？所以，在漂泊的歲月裏，有一段日子我充滿着極度的矛盾。

曾經，在幾次深思之後，我心潮澎湃着重新歸家的意念；然而，我多感動與慚愧，母親，當接到你的信：「留下吧，為了使生活開花，你要迎送更大的風暴。男兒志在四方，勿以我為念！」

我於是留在異鄉，作一個漂泊者。

漂泊的歲月，正如困守圍園一般難受。每天，我要踏着那輛老舊單車來回兩趟。那寂寥處處的紅泥路，踏單車特別吃力困難；旱天沙塵漫漫，雨天一片泥濘。這些，我並不感到辛苦。母親，是你給予我毅力及鼓勵呵！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擁有一幢玲瓏的小樓閣，室內一切設備都極完善，比起故鄉的歪客屋不知強了多少倍呢！然而，我總覺得這裏彷彿缺乏甚麼。我並沒有夜夜回去歇憩，小樓閣只能招引我更多更濃的鄉愁。以及對你的眷戀。母親，你可會想到？

母親，我從小就喜歡歌讀生活與勞動，你說這是不是與我的出生有關呢？敬告你，母親，孩兒如今也同樣愛跟工友接觸，同他們聊天，聽他們敘述生活中的不幸與美好。有時晚了就睡在工友處，「處處無家處處家」，這種苦實實式的生涯，我覺得，比回去孤獨的小樓閣更為有意思。吳鄉如果說是有溫暖，這恐怕是唯一的溫暖了。

今夜，對着疏星明月，母親，你的影子又浮現在我記憶的門扉了。我常常自悔恨，恨自己之無能，不能奉養年邁的你，雖然我深知，你不會有半句怨語；因為當我第一次發現你頭上出現白髮時，你曾說：「我這輩子工作，我不會老呵！」

家，是世界最溫馨的理想樂園，這是事實。然而，母親却是這溫馨的帶來者。有朝一日當我踏進家門，我要先投入你的溫暖，接受你柔和的慰慰。

——1966年1月5日脫稿於吉打
——1967年3月「海天」第15期

墟市

喜歡流汗，熱愛生活的勞動者，都是惜土如金的；對於屋前屋後的一片小小空地，他們也從不肯輕易放過；正業之餘，常常撿起鋤頭，一點一點地將泥土翻鬆，種下一些他們心愛的作物，這樣，一來可以防止野草的蔓延，二來又可將作物出賣，多賺些零用錢，一舉兩得的事，何樂而不為呢？

在米那吉打與玻璃市，蘇稻田生活的農家，八月過後，金黃色的穀粒全部成熟了米穀，田野只剩下枯黃的稻桿在咧咧孤零。對於農家來說，這是一段相當悠長的閑暇日子，可是，他們不願遊手好閑，讓寶貴的光陰留下空白。於是，有的荷鋤翻土，在田壩邊上栽種香蕉、花生、茄子、薑、辣椒、菜類等；有的栽養家禽，諸如雞、鴨、火雞等；有的就進山林砍竹砍藤，編織了籃子、笠帽、篾子、簸箕，或用蘆葉編織草席。總之，他們都懂得儘量利用環境和本能，多多爭取生活的費用。

他們既然遠離城市，那麼，他們的產品又如何售賣呢？很簡單，他們選擇了一個日子，作為

「趕集日」；規定了一個適當的小鎮彙集，叫做「城市」。以後每逢這天，他們便趕到小鎮集合，向家人展示他們的手工藝、農作物以及家畜。

偏僻的小鎮，平時閒靜又寂寥，居民的生活就如一泓止水般，不但刻板，而且單調。於是，大家都渴望着集鎮的日子，作為生活上的一點刺激。

集鎮是個家人繁忙的日子，距離小鎮較遠的人們，往往披星戴月，在黎明之前推車挑担，越嶺翻山趕集了。這城的人羣，除了小鎮的居民外，更多是來自鄉林深處的採薪人，來自園坵裏的墾工，以及鄰近村子的鄉民。至于那些路過的旅客，停車參觀或購買的也大有其人。

巴剎的早晨，人頭攢動，一片喧囂，震耳欲聾。因此，我一向怕進巴剎，更不願在狹窄的甬道上與人擁擠。可是，我却愛近城市，駐足米鄉才一年，這城市的回數已是數不清了。這並非意味看城市沒有巴剎的喧嘩，或者出於我本身的厚此薄彼，而是城市的買主不若巴剎那樣拉拉扯扯；你儘可以東看看，西瞧瞧，或問問價錢不買，也絕無人當你是「無聊者」。

又是集鎮的日子了，早晨太陽才露出半個紅臉，小鎮却熱映映起來。馬路旁破舊的攤檔，平時寂寞得連路人也不願睨它一眼，今天每一攤都擺滿了蔬菜瓜果，各種手藝品以及雞鴨，成為家目注視的中心。每每，擺檔是不敢應用的，沒有擺檔的賣主，只有把產品擺在空地上叫賣。

要買含有泥土氣息、綠嫩欲滴的蔬菜嗎？要買精巧美觀、玲瓏細緻的手藝品嗎？要買價格相

宜的雞鴨、大粒新鮮的蛋類嗎？城市有的是，你可以任意挑選。還有那熟透的懸掛着的香蕉，那肥大的活生生的魚類，對你也未嘗不是一種誘惑。你家裏需要一頂笠帽，要多置一張藤椅，也可以在城市買到。總之，巴剎裏有的，這裏都有；巴剎裏沒有的，這裏也可買到。要物美價廉，要齊全利便，你就到城市去吧！

早晨的城市，顧客有如浪潮，絡繹不絕。過了中午，便是散市的時刻了，買者零落歸隱，賣者也陸續歸去，小鎮又回復了原來的靜穆。集鎮的一隅，擺檔和地下，只剩下零零碎碎的菜葉及菜皮，平添了幾分蕭索。

城散了，鎮民又被遺落在原始的空寂裏。如果你不是目擊者，你毫不懷疑這裏先前的熱鬧與繁忙？

其實，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聚散無常呢？

——1964年8月5日「學生周報」40期

兩顆橡籽

「老橡樹我實在割厭了。」

「換一個新樹『行頭』吧！」

不止一次了，年輕的妹妹向我訴苦，希望找一個較好的園坵割。每當她提出這個要求，我也有同感。因為我們所割的園坵都是老橡樹，樹幹滿「疙瘩」，葉片也黃澄澄地，好像將要凋落的樣子；同時園裏長滿藤曼和毒草，茂盛得密不透風。總之，一切表明着園坵歷史的久遠。

割老橡樹非常不合算，膠汁少，工作繁。每天當別人猶在夢鄉的時候，我們便要爬起身，點起頭燈逐棵逐棵割；而且要架梯，綁着梯子在無邊的黑暗裏奔走，爬上又爬下，一不小心跌下來，那不是很好玩的呵！但是，十二年了，母親在老園坵生活，如今我揮別校門，挑起母親肩上的担子，更承繼了在老園坵的工作。

妹妹呢，也走了相同的路。

我覺得，我們就像兩隻啄木鳥，爲了三餐，天天握緊膠刀，不停地敲叩那蒼老的橡樹。可是

，我們非但不能除去害蟲，讓老樹重新茁芽，長出翠綠的嫩葉，而相反地，在我們無情的刀刃下，橡樹天天流着乳白色的液體，橡葉也漸漸地枯黃、漸漸地凋落。因此，同時我們也像蛀樹的害蟲。

不過，我們之所以要找新園坵，並不是爲了自己是啄木鳥或蛀蟲，而是另有原因的——

一個陰霾的早晨，灰濛的天空落着微雨，我和妹妹提前收膠，因為我怕雨水把膠汁沖去，我們不得不盡量趕工。

將近收完的時候，「叭啦」一聲，妹妹忽然跌了一交。桶內的膠汁傾了滿身，地上也潑染了

一片雪白。

她低低地喘着。我跑過去扶起她。

「摔痛了那裏？」我關心地問道。

「沒有。」她頻頻搖頭。

「那你爲甚麼哭？」

她拿起地上的空桶嗚嗚地泣道：「我……我……倒了用血汁換來的膠水……。」

這句話像一枚銳利的針，刺痛了我的心坎。

其實我們所割的老園坵，地處山坳，坡度很高，舉步也感到困難，那天又落着雨，膠園的小

徑又滑又泥濘，失足是難免的事，何況手中還提著沉甸甸的膠乳，我竟想不到這件小事，竟在她心靈深處鑿上一層創痛。

因為如此，我對老園坵生起厭惡。

於是，我們遂希望找到新園坵，改變一下困厄的日子；所以拜託許多朋友幫忙。

一個月過去了，沒有消息。

兩個月過去了，沒有消息。

三個月又匆匆過去，仍舊沒有消息。

我們都有點焦急了。我們也深知，新樹是不易尋覓的；但是，希望總渺渺，我們依然天天等待著。

人，不是靠了許多微小的希望而生存的麼？

也許皇天不負有心人，在四個月之後，我們終於達到了所望，不但是新樹，而且還是較枝的樹！

我高興得如同中了福利彩票，妹妹說我們「升級」了。因為較枝樹不是普通膠工可以割的——割得太深或太淺都不行，而且樹皮要割得很薄，沒有長期的割膠經驗，是不敢冒險的。我親啟蒙時，早晨跟母親割膠，下午才去上課，到如今斷斷續續地，已割了十多年樹，割較枝樹當然不

成問題；至於妹妹呢，割膠也有整整五年的歷史，自信也有把握。

園主帶我們略略巡視園坵，除了東一簇西一簇蔓生著一些茅草，看起來有點不順眼之外，一切都足以媲美大園坵。我們感到很興奮。

於是，我們揮別了老園坵，從第二天起便開始割較枝樹。在我們天真而近乎幼稚的想像中，這新的生活，充滿著快樂和希望！

人生，有著無比希望發現時，更值得歡欣的呢？

然而，也許生活的道路永遠沒有平坦，希望實現後的日子也隱藏著不幸。因為園主對我們太過苛刻；例如早上落雨，中午要我們出門；所有的膠絲，全歸園主佔有……，這都是小園坵沒有的現象。但是，為了希望不致破滅，在能夠容忍的時候，我們只有沉默容忍。

古人說：「好夢由來最易醒。」我全然相信這句話；不然，我們割新園坵的日子，為甚麼只有短短的三個月？

一日，窗外風雨凄凄，我們好像東海岸「封港」時憂鬱的漁夫攪起生活的帆，默對長空發愁、嘆喟喟，而陰鬱昏沉的空庭依舊陰鬱昏沉，絲毫沒有放晴的跡象。

妹妹與我正聚精會神在看書，驀地，門外揚起腳步聲，想不測是園主冒雨來訪，「無事不登三寶殿」，我知道他一定為著園坵的事而來。

「膠林裏的茅草長得很高了吧？」他問。

「是的，頭家。」我放下書本回答：「尤其是近來雨多，長得特別茂盛，我看頭家應該快僱人去割。」

「我正爲這事來找你商量，我希望你們自己動。除去茅草對你們割樹很方便，是嗎？」這是甚麼話？管理園坵是屬於園主份內的事，他竟推諉責任。何況茅草那麼多，非花一個月時間動不完。我們一月不割，那裏找錢來割？所以我拒絕了他的無理請求。

「你要明白，你一家人的生活是靠我的園坵。」他生氣地說。弦外之音，我當然了解。

「園坵是你的，要給誰割，你都有自由！」我也很氣忿。

「那麼，下月起你們另謀高就吧！」

容忍，是一種美德，可是超過了限度便是委屈求全。生活雖在我心中填滿憂鬱，但，要我搖尾乞憐却辦不到。

就懷着一份天生的倔強，我和妹妹重歸老園坵的懷抱，同復過去那種點頭燈、爬梯子的生涯，如今，很快地又半年多了，我們不會再一次尋找新園坵。

一種橡籽落在貧瘠的土地上，只要有充份的陽光與適量的雨水，它便能迎援風暴，在惡劣的環境裏萌芽成長。在老園坵裏，隨處都可以見到如此自力更生、無人栽培的橡苗。

那是老橡樹的橡籽爆裂，拋落在泥土的朝氣生命呵！

妹妹與我，在古老廣袤的膠林中，不也是兩棵橡籽麼？我們不但在園坵的泥層裏生長，同時更要戳破一切阻礙，爲了綻開燦爛的繁花、結出堅硬的佳果！

——1966年10月（蕉風）1983年

夜路

也許由於自己命運多舛吧，爲着生活，我天天要趕夜路，不管是星月照徹天幕的晚上，或者是風雨雷電交橫的黑夜。

路，永遠是那麼顛簸崎嶇，凹凸難行，旱天裏沙塵飛揚，滾滾有如陣陣紅霧；雷雨的時候却又處處積水，一片泥濘，好像塘泥污濁的爛泥潭。

一個人走這樣的路，本來已夠感到淒涼了，不是麼？何況又是在四萬靜夜，沒有人跡的黑夜裏，只有自己敲响詭路的速度，在漫長的夜晚，延展在眼前的路就彷彿更其長遠而彎曲了。

是晴明也能，陰雨也能，橫豎還和我都沒有多大關係，只要太陽疲憊地躲到遠遠的山背，大地垂下了黑暗，即是我路上征途抖擻精神趕夜路的時刻了。

「見到你夜趕路，我就爲你安心。」

「這裏多熱鬧，何必回去山居孤獨自己！明天一早才回也是一樣嘛。」

聽見朋友這樣說，已經不只一次了。其實有誰願意孤獨自己，有那一個喜歡趕夜路又荒涼的

夜路呢？不過，現實是冷酷無情的，在生活的鞭影下，很多人被迫走着艱難而危險的路，路上可能出現魑魅魍魎，豺狼猛獸；路上也許向佈滿荊棘與深溝，也許荊棘蔓草長得比人高，蛇蝎載道。然而許多人却爲着生活，不得不冒犯兇險，在艱困的路上風雨無阻地踽踽獨行。

這樣的路，比起我走的夜路，更其荒涼千萬倍呢！

我被迫在夜裏趕路，正如我的窮困一般，是與生俱來的。在我童年的記憶裏，我已遍嘗趕夜路的滋味了。如今我猶清楚地記得，那時我只有七歲，每天黎明便陪着母親到黑沉沉的膠林去找生活。這向膠林的膠林山徑不俱蜿蜒折曲，碎石狼藉，而且兩旁的茅草和荆棘長得特別茂盛蓬勃，比我高出許多倍。

在十歲那年我投進學校的懷抱了，但窮困迫我走更多夜路。那時我還不會踏腳車，每天步行到五里外的小城去求學，因爲讀的是下午班，到了放學的時候太陽已經暗淡了，膠林的山徑又不能通行汽車，所以天天要背着書包，一手拿雨傘一手携電筒，和另外兩個小朋友，趕好幾哩盡是橡林的黑暗的夜晚。

膠林的夜路，荒涼而淒清。膠林的夜也多少凝結着恐怖，尤其在年幼孩子的心目中。所以有時聽到夜鳥的哇哇叫聲，或是山貓野狸的嗚叫，常常被嚇得拔步奔跑，回到家裏冷汗還冒不停呢！

我是一個歷經憂患的孩子，永遠忘不了那童夢裏的商桑，對於趕夜路，早已不再陌生，早已不再感到驚慌與恐怖了。雖然時時聽到有人說那一段路發現過鬼魅，那一處深壑出現過幽靈，但還都無法動搖我趕夜路的信心與勇氣！

如今，我已像一棵棕櫚樹般在風雨中掙扎成長，我已習慣於在黑夜裏摸索，在迢迢而荒僻的夜路上踽踽獨行。窮困鍛鍊了我的胆量，生活磨壯了我的雙腳，我不再以趕夜路為苦，反而學會了利用夜路的事靜來沉思。

一個不畏黑暗，勇於奔向夜路去的人，黎明將永遠等待他，我這樣希望和祝福着。

——1985年5月28日美墨雙溪邦谷園

——1985年5月23日星洲日報「星雲」

八月風雨聲

晴朗而又飄香的七月才播响告別大地的鈴聲，八月，這個人的季節，又挾着風暴和雨聲，換着花草的哭泣和樹葉的哀歎，侵襲我國西海岸的土地了。

飄落的七月，是令人懷念而忻慰的月份。別說繁多而使人垂涎欲滴的萬果，給人們帶來歡笑的花籃，單就頭上那繁人思維的暗和的藍天，就夠你寫詩同舞了。

但是，七月已經離別在歷史的記憶裏。如今已是日子陰晦，風雨飄搖的八月了。

我說八月是個人的季節，也許有人會反對的，在米鄉遼闊無垠的田野上，這時農家不是正忙於插秧，趕下他們希望的幼苗嗎？然而，我是屬於橡林的兒子，由於生活方式的不同，八月在我心扉的感應也就不同了。

「你們舞文弄筆的，最是無病呻吟，喜歡把日月分成許多季節，其實熱帶從年頭熱到年尾，草木終歲長青，那裏有什麼季節之分！」

一個朋友曾經這樣對我說過，我沒有反駁，只默默地含笑。歡樂同悲哀，都是內心感受的目

然反映，對一個陌生於橡林生活的人，我如何去向他敘述八月風雨的愁緒呢？

此刻窗外風雨呼嘯着，空穹是那麼陰鬱昏沉，從最早到現在太陽還不曾露過臉。這陣雨從什麼時候開始落，我說不出確實的時間，我只知道昨夜我曾被風雨聲驚醒，直到現在風雨依舊嘩然，沒有絲毫放晴的跡象。

夜來風雨聲，不只擾人清夢，而且令人感到憂傷和煩惱，尤其在八月多雨的季節裏。比如昨夜，我從夢中醒來，打開的風雨頗緊而激烈，狂風號咷地咆哮，彷彿有面目猙獰的魔鬼在黑暗中急疾而過；粗大而笨重的雨珠落在屋頂上振耳欲聾的嘩响，好像是無數的頑童對着屋子拋擲石子，而每一顆雨珠就像一枝銳利的箭，射進我心坎的深處。我想着：喜歡在陽光下揮汗的人羣，明朝又被風雨鎖住生活的行轅了。

對風雨最感到煩憂的，該是常在橡林裏過着貧窮而辛酸的日子的小工了。因為雨天阻礙了他們的工作，不能在橡林裏向生活張帆，只有躲在屋內對天明歎；明歎希望的失落，喟歎日子的陰晦。所以，多雨的季節，是一個黯淡的季節，八月風雨聲聲的淅瀝，就像膠工撼人肺腑的悲歎呵！

我天天在園裏巡視工作，奔波於橡樹與橡樹之間，對風雨的感受自然和膠工沒有異樣。在巡視橡樹的同時，我更要留意天空雲朵的變化；在風起雲暗的時刻，憂測雨水是否落到橡林，然

後決定工作的方向。而在雨季裏，雨腳婆娑忽得令人難以消測；明明是陽光滿地，剎那間無雲密佈，把太陽隔在雲外，「嘩啦嘩啦」的風雨就緊接着驟降大地了。

八月，就是這麼惱人的季節。

現在，八月的風雨又在西海岸呼嘯了，聆聽着窗外的聲响，我有滿懷的愁緒，不知道這樣困人的風雨要連續到幾時？

——1956年8月8日吉打美農

——1956年8月13日星洲日報「星雲」

曙光

假如有人問我羨慕不羨慕月亮同星光，我的回答是：它們的光亮雖然柔美，雖然它們從古至今被詩人讚頌了又讚頌，但是我較羨慕欣賞和深愛的，却是經過黑夜的煎熬，經過痛苦的掙扎而在東方緩緩升起的曙光。

曙光，它和熾火一樣，是傳播光明和溫暖的使者，假如說我們不能沒有燈盞，那我們更不可沒有曙光呵！

沒有曙光，天地永遠被圍困在濃濃的昏聩裏，看不見青的山，綠的樹；看不見藍的天空，白的雲絮；也看不見深深幽壑，荆棘和陷阱。

沒有曙光，魑魅載道，狼奔虎踞，猛獸和惡魔將同時伸張勢力，毒蛇和夜鳥將藉夜幕作庇護，到處活動。試想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一舉手，一投足，是多麼地恐怖和危險呀！

——幸而我們有曙光，它驅走無邊的黑暗，拉下夜魔猙獰而醜惡的帷幔，給大地帶來燦爛又和暖的光輝，排除了我們內心的憂慮和恐懼，所以曙光不只值得我們羨慕，它同時更值得我們齊

聲謳歌讚美。

曙光，它是多麼偉大呵！

我是一個在鄉間成長的孩子，從小就習慣了早睡早起。我喜歡在天地迴響前，走到沒有阻碍視野的地方，呆望東方黑黯的盡頭處，呼喚黎明顯示的第一線曙光。我想許多人也和我一樣，是酷愛那魚肚白的曙光的。它在黑夜中經過了久久的努力掙扎，克服了重重的艱難，擺脫了一切桎梏，含着溫和的笑容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那情景多麼令人鼓舞，令人歡欣。

當你一個人走在黑暗而荒涼的路上，對着殘風搖曳的樹影，聽着夜鳥凄切而恐怖的啼叫，你一定會胆怯驚慌，這時候，如果路前顯露出曙光，你不但不會畏縮，而且有信心繼續摸索向前走，因為曙光給你希望和勇氣。

曙光，它不只是光明溫暖的傳播者，它同時也象徵着希望和幸福。在那多難的國度裏，烽火連天，爆炸的軍火雲霧處升起，在槍林彈雨殺氣衝天的慘局下掙扎求生的人民，他們魂牽夢縈的是和平的曙光呵！可是，這幸福的曙光何時才在他們昏天暗地的國土出現呢？

我羨慕中的曙光，不只是來自自然的。在祝禱黎明的曙光的同時，我也為希望的和幸福的曙光祝福。

——1986年1月21日子夜稿

從午夜的雨聲醒來

從午夜的雨聲醒來，我有失落的感觉。身在何處呢？窗外，門外，風蕭蕭，雨哀泣。我不知道自己還是被風雨聲驚醒，抑或被夢中夢醒的女巫搖醒。兩者都有可能，風雨的聲浪盈溢在耳，女巫的魔杖也經常飛落我的夢鄉。

從午夜的雨聲醒來，四周一片漆黑。幾點鐘了？我不知道。知道也沒有用。太陽還在西半球的摩天樓頂忙碌，黎明前的曙光猶未升起。四周一片漆黑，窗外，雨仍痴痴，醒來是多麼地無聊。人類是萬物之靈。我們製造了氫氣彈、太空船、火箭。我們有力量美化世界，也有能力將它毀滅。可是，為甚麼不能驅逐風雨？為甚麼不驅逐夜神的黑衣護我從午夜的雨聲醒來寂寞在床上？

人類是偉大的也是渺小的，廿世紀七十年代的我們是文明的也是原始的。十字架不再象徵甚麼，白銀被關進了樊籠，菩提樹下已無人打坐。槍聲隱約中，困狀的毒雲漸漸在擴大，擴大。刀劍的閃亮使人覺得是在遠古的朝代裏，飛彈和火箭的影子又使人確信這是屬於太空的紀元。吸着

原始的血腥氣味，我們活在原子的光年裏。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秦皇的寶劍寒光閃閃，但經不及現代的氫彈威猛。時光流轉，我們在浪濤中進步，一顆氫彈爆開，山岳震動，空青色變，千萬萬個利柯斯骨斷首於轉眼間。

這就是二十世紀。人類的文明與光榮發展到地球以外的星球的世紀。醫學昌明而病魔叢生的世紀。

從午夜的雨聲醒來，睡在冷冷的床上，寂寞與無聊又敲擊我的心田。人是多麼地矛盾，該夢的時刻無夢，不該夢的時刻又沉醉在夢裏。人的世界，矛盾的世界，從野蠻演變到文明，又從文明回復到野蠻。火箭、氫彈、阿哥哥、披頭四、迷你裙，這是進步的標誌？抑或野蠻的記錄？沒有人敢回答。活在花花世界裏，在霓虹燈的影子下，我們只感到迷惑，霧一般的迷惑。於是，有人憤怒地嘆着：失落、失落、失落……

醒來，從午夜的雨聲醒來，人在床上無聊，窗外雨凄凄。

——1986年10月28日南洋商報「綠原」

雨和淚

雨季又串起鈴聲了。

陰沉沉濕漉漉的日子，夢竟也發霉了。多少個無敵的早上，醒來，在綠色搖曳的橡林，醒來，在風雨呼嘯的床上。雨，掛在家家的屋簷，滂沱地落着。這時刻，太陽告別了太平洋彼岸的摩天塔頂，告別了那些金頭髮和藍眼睛，而黎明宮宮也要遙遙趕來。

雨季裏，雨滂沱地落着，早早醒來在床上多麼無聊。風和雨親密的絮語，愈加激發我的惘然。依然。依然。因為平日，這時長我不再是床上的物體——床和我將分離。不，離的是我，床不動。床木然。床依舊輪在臥室裏，而我要離開暖暖的被和床，去向黎明致禮，去向橡樹報到，然後像衝鋒陷陣的長士征服敵人一樣去征服生活。可是，如今醒來在床上，窗外雨滂沱。

星天，晴天，我是黎明的歌者，我吞噬濃濃的棉棉的煙霧，我的雙足分屏東上草堂製造的露珠，檢閱一行行列列橡樹整齊的隊伍。鬼魅你來，妖魔你來，巫婆你來，蛇蝎你來，虎狼你來，只握着一把小刀但我不畏縮。我是西班牙的鬥牛士，現在的鬥牛士，超越鬼魅超越妖魔超越

巫婆超越蛇蝎超越虎狼超越一切的鬥牛士，奈何呵如今是雨季。

奈何呵如今是雨季。魚族的雨季蛙族的雨季水鳥的雨季。雨季雨季雨季雨季，鱗人氏你的光澤呢？天地如此蒼黑。女傭氏你何嘗補天？雨，落下來，落下來，落下來，妻婦一般落下來，密密地遮蔽了遙遠近近的橡林。你知道嗎？飄於空中的是雲，由空中落下來的是雨，由橡樹流下來的是水，由橡葉滴下來的是淚。淚，誰能解我的憂？誰能解我的淚？人們振臂報報，從電影戲到賽馬，又從賽馬演到行情；電影賽馬行情，行情賽馬電影。這就是整個人生。這就是大部份人的生活內容。除此而外，誰曾注意天雲的幻變，風雨的訊息，由雨而聯想起誤那是更難聯想的聯想了。

雨季，雨滂沱，滂沱落着，鬧鬧鬧，鬧鬧鬧，她們在河岸奏唱，唱太陽的晚歌月亮的晚歌星子的晚歌。世界在進步，人類在進步；幾小時的噴射雲，我們可以越過歐洲，過洲越國。但是呵但是，我們橡林裏的進步在那裏？火箭的威力，雷狀體的威力，只增加我們軀上的重量。如今，橡林的小徑，荒涼依然，憂郁依然，痛楚依然。雨季的圓舞合了千千萬萬喧嘩的雨，落着，落着，落着，落着……

——1967年12月17日南洋商報「綠原」



第二輯

園坵散記

看戲的日子

營居在園坵，整日所看到的還是蔦蘿蔥蔥的橡樹，所聽到的都是有關割膠的故事，生活就像一潭靜靜的死水，沒有甚麼變換。園坵只有狹窄的紅泥土路，「巴士」除了一些人口衆多的園坵外，是極少通行內地的；工人呢，也由於深居僻壤，出入不便，因此，除非有要事，不然他們是不輕易下坡的。

他們喜歡沉悶與寂寞嗎？不，不是的，人們嚮往活潑而多姿的生活，一如渴望瑰麗燦爛的彩虹，更何況橡樹的生計十分辛苦單調，因此工人也期待着排遣鬱悶的節目——看戲的日子。

「今晚做戲了！」每次，你會聽到不止一人這麼說。這句簡短的話語，代表着他們的渴望是何等懇切，也顯示出他們心情的興奮。

園坵的影戲，多數在每月發薪後放映。當夕陽沉落了山頭，夜的黑幕撒下了橡林，影戲就可以開始了。雖然，每每所放映的都是幾十輪甚至幾百輪的舊片，沒有震動的銀幕，沒有座位，可是，工人都同樣帶着愜意的微笑，在露天潮濕的坪地上鋪一張報紙，坐下來欣賞這難逢的享受。

不需要張貼廣告宣傳，不需要分發招徠單子作故事介紹。一個園坵只要有戲做，觀眾是不會寥落的。影戲未開始，工人便聚集過來了；有的來自鄰近的園坵，也有少部份來自偏僻的甘榜，大家都扶老攜幼，高高興興地談論着，彼此交換工作的疑難與苦樂。因此，影戲不只豐富了膠工生活的情趣，同時也是園坵的膠工建立友誼的橋樑。

為了要天天早起，以便翌日在熾微的曙光中走向生活，膠工都有早眠的習慣。因此，園坵之夜，除了不甘寂靜的鳴蟲在草叢中鳴叫，以及偶然聽到一兩聲慘慘慘之外，一切都是寂寥的。可是，看戲的日子則例外，家家工人的舍內依舊亮着燈光，彷彿金圈把無邊的黑夜驅出橡林似的。在張起銀幕的坪地上，熾微的燈光照着朦朧的人影，小孩子跑，自然是最快樂的了。他們不是虔誠的觀衆，只像過年或過節一樣，穿著漂亮的衣服，在人潮中追逐嬉戲。

在熱鬧的城市，在靜謐的小鎮，迎神的日子，人們總是喜歡在密密的銅鑼聲中，如巨浪一般擁入廟前觀看酬神戲。居住王城的日子，我雖不止一次站在廟宇的舞台前，但每次都是朋友強拉作伴的。這不是我對舞台戲不發生興趣，或千篇一律的故事令我厭惡，而是聽耳歡聲的銅鑼聲使我難受與不安。因此，對酬神戲我沒有甚麼深刻印象。

可是，自從投身在園坵裏，我便如膠工一樣，無時不在盼望看戲的日子。是影戲的故事吸引着我麼？是廉價的收費吸引了我麼？不是，都不是，而是我喜歡置身於工友之間，去描繪那一張

張被陽光烤曬過的臉譜，去緊握那一隻隻受生活磨練過的手！

今晚，燈光又在那不知映過多少回影戲的坪地亮起來了，工人們也從四方八面趕來；有的已經選擇好適當的角度，靜靜地守候影戲的開始；有的在高談闊論，也許正講述一個比影戲更動人的故事哩！

模糊的燈光，疎疎落落地點綴在如浪涌般的人羣裏，這不是路燈，是買零食小檔的燈籠，有賣沙爹的、賣冰水的、賣麥粥的、賣麵條的、賣拉沙的……賣者都是膠工，他們趁這難得的看戲日子，做一應臨時小販，賺幾個小錢。難則他們都不是本行，但你不必懷疑他們泡製的工夫，可能其中有的從前曾經是沙爹或拉沙的名手，後因環境關係而移居到園坵來，亦未可知呢！一陣响亮的掌聲過後，影戲開始了。在輾轉難求的人影裏，我對愛佇立於陰暗之一隅，看影片上的影子，瞧瞧銀幕前觀眾的神態。不管映的是那一種片子，永遠是少不了華巫印工人的。我想：若是在市鎮堂皇舒適的戲院，怎能有各民族的觀眾？所以，看戲是不同種族的工人和講共處的生活縮影。

儘管我不喜那內容貧乏的打鬥片，儘管我討厭那中途要剪貼的舊片子，我承認，我仍是期待看戲的日子，一如我期待着朝一日膠工的臉龐開遍微笑的燦爛花朵一樣。不過，有一個問題我始終找不到解答：為甚麼影戲中，永遠沒有著裝遑遑的橡林，永遠不出現流汗的膠工？園坵裏本

就演過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發生過不少撼人心弦的活劇呵！

——1964年8月「蕉風」137期

野店

盤居在小鎮，鎮民常常嘆嘆生活刻板寂寞。那幾排刻落且古老的街，行人寥落，一到夜晚，燈光黯淡，更加冷清。可是，他們有沒有想到有更多的人們，盤居在園坵裏，過着更加寂寞的日子？園坵只有一列列的工人屋，幾間工廠，以及漫山黛色的橡樹，看看，早看得厭了，然而，也許是爲了生活，他們似乎並不感到寂寞；工作後閒逸的時間，他們都排遣在野店裏。

我工作的園坵相當大，但奇怪地野店只有那麼一間，雜貨店是它，茶檔是它，菜攤也是它，倒稱得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所以，無論你是買雜貨，買蔬菜，或喝杯咖啡，都可到野店去。

不過，到野店去的人，並非完全爲了買貨；喜歡讀報的，準備聊天的，都以野店做聚散點，尤其在入夜那段時辰內。因爲住在園坵，不像住在城市，夜來無事，可以把時間打發在娛樂場，電影院裏。園坵交通不便，入夜以後更無車輛通行，人們自不會外出，於是，就讓時間消磨在野店裏了。

悶熱的天氣，晚餐後最令人想起納涼，於是搖着蒲葵扇，走過那段紅泥路，工人便是這樣不約而同地進入野店來。野店是鉅板蓋頂，木板為壁，一切都簡陋，招待顧客的是，幾張長形木桌，幾張長凳，人們並不計較這些，一坐下去，話匣子一打開，就上下古今，無所不談了。

有人說：「人對於食，還可馬虎，但對於說話，却非痛快不可！」這是句的的確確的話，我在野店裏體會了它。薛仁貴征東，三國演義，梁山伯與祝英台，牛郎織女……等通俗故事，在野店演述過；有人更愛敘說他們生平所經歷的奇聞怪事。我曾經在野店裏，聽一位老前輩講述他在年青時，在滿天飄揚的太陽旗下，毅然沉著的抗暴史實。

我曾經想過園坵的生活寂寞，回想二年前，我孤身隻影投奔到這裏工作，人地生疏，一切困難，那時大有「不如歸去」之意，幸而有野店作編譯，使我在短期間結識了不少朋友，今天我已像一棵橡樹，根柢深入了這園坵的泥層，再也拔不起來了。還不能不說是野店的賜予呵！

園坵的生活是寂寞的，在寂寞的園坵裏，野店不只替工人平緩了不少生活的情趣，它同時也是一座小舞台，每個工人是觀眾，也是演員，我希望在三、四十年後，自己能以長輩的身份，在野店裏向年青的一代，演述我們現時抵禦侵略的光榮史劇！

——1955年5月杪，雙溪邦谷園

——1955年7月1日星洲日報「星雲」

廢墟

這個園坵不小但也不算很大，可是却分成二區——總區和北區，也許是爲了管理方便吧！

總區和北區是以一座山嶺爲分界，山嶺以南是總區，人口較多；山嶺以北爲北區，只有上百家人同印人。

這山嶺其實並不十分高峻，汽車不必放足馬力就能爬過，不過路開車却非下來推行不可。

在山嶺上，有一片沒有栽種橡樹的曠野，面積不大，有兩「依吉」光景，密密麻麻地墾滿產木刺棘和草茅。「園主怎麼會浪費這片地？」每次推着腳車上山嶺，我總有這樣的疑問。後來別人告訴我，那是一片廢墟，因為歲月悠久，草木橫生，終它斷難取垣的面目遮蓋了。

那時我剛遷徙到園坵裏，在北區擔任書記的工作。其實，我除了早上巡邏三小時，中午釋膠一小時的時間留在北區之外，白天我常在總區。因為這裏比較熱鬧，也有不少促膝暢談的朋友。

有一天，我在巡邏之際，有個膠工友向我訴苦：他們帶來的菜飯和餅乾被猴子偷吃，茶水咖啡也被牠們踐踏。以前我是個有名的獵手，在此叻河岸的森林裏打過山豬，聽了他們的報告，即

自告奮勇，向經理借了獵槍，隨同一位工友，找那幫割草算賬。結果在廢墟附近找着了牠們，誰知道我才把獵槍從肩上下，子彈還沒有過，牠們已經躲到廢墟的雜樹叢中了。我還不死心，決意直搗窩穴，可是跟隨的工友却裹足不前了。

「廢墟有鬼，我不敢去冒犯。」他說：「在這裏工作久了的人都見過，很恐怖的，我們最好不去惹！」他又說有一次深夜他回來，廢墟附近飛出幾點火光，那準是鬼火！見他不肯去，我只好作罷了。

後來我向一位在國圻出生的老人打聽，才知道很久以前國主在廢墟的地方建了一座「食風樓」，一九四一年日本離陷南邊，國主不能及時逃亡，不幸遭慘殺。如今，國圻換了主人，昔日的食風樓在歷史的炮火的洗禮下，已經損毀不堪了，又飽受歲月風雨的剝蝕，早已成了一片廢墟。現在，廢墟雜樹叢生，將它斷續敗垣的面目隱蔽了，但它恐怖的陰影，却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裏。

我在這國圻工作，最習慣的就是每晚要回北區住宿。北區沒有水供，沒有電火，倒還其次；沒有華人，沒有足以傾談的友伴，確令我有被遺棄荒原的感觸。

那時我父母還沒有來，每天在野店吃了晚飯後，連鬆一口氣都沒有，就得急步上那輛摩呀呀的，搖搖欲倒的老爺回車，踏三哩長的紅泥路，爬上那個山嶺，回到北區來。平時倒沒有覺

得什麼，自從洞悉了廢墟的秘密後，心中就烙上了一個陰影，雖然我並不確信世間有鬼，但許多人都紛紛影影地說，那片廢墟又顯得陰森，因此每次我經過，心裏總有點發毛。

一次，我為了趕路，比平時晚歸，當我把回車推上山嶺，正想再踏時，突然廢墟的草叢中跳出兩團黑影，當我以為真個遇着了鬼時，兩把閃亮的尖刀已經指在我的胸前，結果是幾塊零用錢被劫去了。

昨天，廢墟的荒草雜樹已被推倒去，斷續敗垣也一起推平，從此廢墟存在人們心中的陰影，也該煙消雲散了吧？但是，我却無法驅逐印在我心湖內的痕跡。

人間其實並沒有鬼，倒是有不少人穿起鬼的衣著，幹着鬼一般可耻的勾當！

1965年7月10日於美蘭雙溪邦谷園
——1965年7月21日星洲日報「星雲」

橡菓爆裂聲

「嘩……嘩……嘩……」

「嘩……嘩……嘩……」

從八月到十月，遼闊的橡林裏有一種清幽悅耳的聲響。膠工們知道，生活在園坵裏的人們也知道，那是橡葉的爆裂聲。

這種聲響，多少能帶給膠工們一些喜悅：落葉的季節已過去，努力吧，橡樹正處於豐產時期了。那是一種暗示，亦即一種警告呵！

提及落葉，膠工們就一籌莫展，心坎裏就有陣陣餘哀，正如漁夫們聽到「封港」一樣心驚胆跳。但是，無可逃避，每年總要經歷那段淒涼的日子。總得馴服於季節無動於衷的摧殘。

「嘩……」一聲，又一顆橡菓爆裂了。這是不要想及那慘淡的記憶吧。要想就想橡菓。想橡菓在過去的日子裏怎樣從一朵小花而結為今天堅硬無比的果實。

年年三月，膠林田野如焚的三月，當橡樹完成了最後一片落葉的葬禮，在風雨稠密的催促下

，很快地，枝頭又茁長了新芽，細細嫩嫩的新芽。

這時候，緊追着嫩葉顯現在枝桠間迎風搖曳的是成串成串的橡樹花，是淡黃色挺着細細的花蕾的橡樹花。風起時，「沙沙」聲一陣一陣像着雨洒下的流星雨，小黃花落了一地。

在陽光和雨露的滋潤下，橡葉無聲息地成長，壯大，由淡青色的小葉片逐漸演成深綠色的大葉片。橡樹花也在日子過逝中萎垂了它底花瓣，讓雄性的花蕊投入它底胚珠結成顆顆橡菓。這些綠色帶長的橡菓一顆顆懸吊在幼枝上。於是，猴子好奇，松鼠也高興，那是牠們的獵物呵！

到了八月，橡菓漸漸改變了色彩，綠色的外皮變成了淡褐色，果殼堅硬，硬殼內四顆橢圓形的橡籽不再是乳白色的軟糯物，而結成了斑駁堅實，色澤鮮艷的種籽了。迎着陽光普照的晴朗日子，這豐滿成熟的橡菓就會隨着一聲「嘩……」的脆响而爆裂，把殼內斑斑的橡籽彈開，隨即滾落地面上。

八月，當你踏入膠林，除了可以聽見此起彼落的脆响之外，你還能欣賞到顆顆美觀目的橡籽，以及一層堆積在地面上製成兩瓣的硬殼。這時候，即使你是個膠林的歌者，也禁不住要俯下身去撿一把回去，正如到海灘去的遊客總帶回一些美麗的貝殼。

橡菓的爆裂聲又响了。我是熱愛這聲響的。我想凡生活在膠林裏的人們也一定熱愛這聲響的。尤其在悶熱的午夜裏，偶而傳來幾聲「嘩……」的響聲，萬籟俱寂間，聽來彷彿更其和諧有致，

悅耳傳神呢！

孩子們，隨著橡葉的爆裂聲活躍起來了。他們三五成羣出現在林蔭下，歡呼着，歌唱着，舞踊着。從叢草中覓得那精圓形的橡籽，挑剔色澤最鮮艷的與同伴玩打彈子的遊戲。

每次，看着孩子們拾橡籽，我便不期然地聯想起自己遠去的童年。那失落在叢林中不曾抱洋娃娃的沒有捏過玩具火車的不曾夢過一切玩具的童年。雖然，那日子多少含蘊着不幸，但並不是完全沒有快樂。我懂得選擇堅韌的麥石榴樹造陀螺，更懂得以美麗的橡籽做「風車」：將一顆橡籽的軀肉掏盡，鑽三個小孔，用薄竹片和一根細枝架成「T」字形，把絲線繞在細枝上而後由橡籽背面的小孔抽出，再將「T」字竹片插入空心的橡籽中，巧緻玲瓏的風車便告成功了；只須拉動絲線，竹片就會如飛機的螺旋槳般旋轉，並且發出「嗡嗡……」的聲響呢。

年華易逝，日子過了，但我還能記起那首我最常唱的童謠——

八月呀可愛，

橡葉呀嘩嘩開，

聲呀呀清脆，

橡籽呀顆顆光采，

我們

拾起，

同在樹蔭下遊戲。

風靜，

風靜，

橡林深處聞歌謠！

在孩童的世界裏，橡葉，確是他們心目中的恩物呵！

現在，橡葉又爆裂了，我像孩子一般，心中有激動的欣喜。「嘩嘩嘩嘩」的聲響緊密而嘹亮，那有節奏的音符，彷彿告訴人們：這是八月橡林裏的歌，這是八月橡林裏的特色！

——1959年9月初稿

——1962年11月22日修正

巡園

我在園坵所担任的工作，概括地說只有三項：早上巡園，中午拌膠液，月杪結賬。有很多園坵，這三項工作是由三個職員分別管理的；這裏稍有不同，集三種工作於一身，自然使我感到比較忙碌。不過做久了，熟能生巧，自己也能應付自如，並不覺得怎樣繁雜。

在這三項工作中，巡園是充滿樂趣而特別令我喜歡的一項。因為中午拌膠液，膠工一起湧回來，大家都爭先恐後，既緊張又嘈雜，要把每個人的膠液和膠絲的多少記在簿子中，還要從膠汁的濃稀中立刻推算出各人的乾膠的重量，的確太費精力。結賬呢，雖則可坐在舒服的辦公室內，但未免太枯燥無味，也不能活動活動身軀。只有巡園，引起我莫大的興趣，天天走，日日巡，我也不生厭。

每天當膠工出門之後，我巡園的工作也緊接著開始了。這時朝陽經過苦熱的掙扎，擺脫了長夜無眠的轄制，用明燦而和暖的曙光撫摸大地，撫摸在廣廓的膠園裏向生活張帆的人們！

橡林裏最先從黑夜甦醒的是羣鳥。牠們就像司晨的晨雞一樣，用清脆悅耳的啼聲，召喚黎明。

，召喚林野裏貪戀夢境的萬物。而這時候，我已追隨著陣陣鳥音，雙腳躍落晶瑩剔透的露珠，逡巡在夢迴裏的膠園了。

昨夜在夢鄉裏含苞的花蕾，今早一一綻開了。那寄生在樹幹上的野胡姬，那在斜坡上迎風的山杜鵑，那糾纏搖曳的野薔薇，開得尤其嬌豔奪目。在膠園裏，遍地有野花，幽微撲鼻的芳郁，隨著早晨清爽的晨風，在林間四處飄揚。潤澤的年輕少女，喜歡摘下綴有朝露的花兒，插在她們的衣襟上。

聆聽着鳥語嚶嚶，呼吸着醉人的花香，逡巡在遼闊的橡林，踏進每一個芭頂，細看椰樹濃蔭的橡樹，我的一顆心充滿歡暢，呵！歡暢。是的，當我看到膠樹的樹口奔流着乳白色的膠液，當我看到乳白色的膠液滴滿了一杯杯，像滋養生命的鮮乳。但是，更令我歡暢的是，膠工被現實生活敲醒的臉上，呈露出朵朵鮮花一般的歡笑！

「甲拉尼，你好像就巡芭了呀！」

「是的。你們比我不是更早麼？」

巡園時，我和膠工經常如此問候着。這簡單的交語，包含了鼓舞和祝福，關切和友愛；只有同在一條生活線上掙扎的人，才最深切瞭解彼此的痛苦呵！

有鳥語和花香，有輕唱同歌，還有甚麼比巡園更愉快的工作呢？不過，在愉快中，我並未

這忘本身的責任，也時時刻刻在鞭策自己：要學習那羣鳥，要學習那勤樸的膠工，在夜暮微明之際，到膠園去迎接黎明的第一線曙光！

——1959年8月8日吉打美農

——1959年8月8日星洲日報「星雲」

雨季

昏沉的蒼穹雨水呼嘯着，還不時夾雜了「隆隆」的雷聲。連續不斷的雨珠，像枝枝銀箭，籠罩着近處的屋宇，籠罩着遠處的山巒，也籠罩着遠遠近近，無際無邊的樓野。

平日泥沙瀾漫的紅土路，此刻是東一堆積水，西一片泥濘。人想躲進了屋裏，只有那帶着叫聲的鴨羣，在滿架裏划溜追逐。如此惱人的天氣，除非有真正的重要事，不然任誰也懶得踏出家门一步，驟然聞世界彷彿狹窄了許多。

在西海岸，由八月至十月，是個多雨的季節，尤其在還有「馬來亞農倉」之譽的吉打，雨水更多，連落一兩星期在雨季裏是司空見慣的事，這就苦了生活在園坵由天氣決定生計的膠工了。因為他們的工資菲薄，平時克勤克儉，才求得三餐溫飽，雨季一到，不能出門糊膠，他們如何不焦慮呢？

在園坵裏駐足了兩年，由於工作的關係，對天氣的乍晴乍雨不得不特別注意；晴天要招呼膠工出門，落雨要鳴號收集膠液。便這種地，每日巡園時，自己得常常從濃綠的橡葉縫隙間，留意

蒼穹雲雲的變幻，尤其是在這個惡人的雨季裏。

那才是幾天前的事。早晨長空朗朗如鏡，一輪熾陽放射著和暖的光輝，綠林裏歡聲此起彼落，乳白色的膠液滴滿一盞盞，膠工的臉上開著一朵朵燦爛的花；誰知道驟然間，天空換了顏色，嶙嶙的雲變成了動動的帷帳，幾盞金光在黑雲裏亂動，霹靂的雷聲不停鳴著，我連放號收膠向來不及，笨重的雨閘已經踩破了遼廣的樓野。勞苦投下的希望是不容輕易擲棄的，於是他們手挽鐵桶，在密密的雨網中穿梭奔忙，企圖爭回多少血汗；然而，連降雨落的的確大的反常，滿盞的膠汁在雨水沖擊下，已經溢出了盞沿。……

挑着雨水比膠液更多的担子回到膠棚裏，每一張臉孔都充滿很深的憂鬱。檐下清濕且瀟瀟着雨珠的帽子或頭巾，抖一抖頭髮，人人總不免按捺不住波動的情緒，發出幾句怨言——

「鬼天氣，今天又要吃老米了。」

「雨季又到，難道你還不知道？」

「今年的雨季來得特別早，只希望它早來早退，不然就要吊起鋤子縮緊腰帶了！」

在多雨的季節裏，膠工便是如此地，要經常冒犯狂風暴雨，為了生活，為了下一代，同時也為了國家社會的進步與繁榮。

雨季的蒼穹是沉重的，膠工的臉譜再也找不到歡笑。苦悶，失望，惆悵，焦急，貧窮，像千萬枚鋒利的釘，釘在他們書畫風風雨雨的心版上。雨季裏的陽光最寶貴的，一日的晴朗不知帶給附近的人們多少欣慰。

這個個個，人們除却擔憂雨季不能割膠之外，還有更煩惱的是年年雨季照例要漲水。一排排的「咕哩厝」建在平地上，雨水只要連綿五六天，河床平淺的小河一時無法排走上流奔瀉下來的洪水，隨在平蕩的地方泛濫起來，淹上泥路淹上家家屋宇，雖從未有過吞嚥人命的記錄，但難免不捲走一些雞鴨和用品；那屋前屋後栽種的瓜菜蔬菜，雨季裏總要遭殃一次。

雨季漲水給膠工滿懷愁緒，漲水更令他們煩憂苦惱，因為水漲的時候沒有一定，有時在白晝，有時在夜間；往往午夜夢迴，水神已爬上了門簾，一些家具和雞鴨早已失了踪影。

記得去年的雨季裏，雨水便成地落了幾天，一日雨經剛剛收起，我便匆匆出外，企圖吸呼一些新鮮的空氣。誰知道回來時，個個已經淹水了，那條泥路變成了小河，摩多西卡引擎著水死了火，風雨不住呼號。我攜著記憶撫摩淨水，緩緩前進，這一面要留神兩旁的深溝，摸索抵家時已是深夜了。那種難受的滋味，是雨季給我最深印象，如今想起猶心有餘悸呢！

漲水帶來了不幸，水退後也同樣使人苦惱，農上、牆角、地板，無一不蓋上一層爛泥，留下糞臭污穢；挑水、打掃、洗滌，膠工又是一陣忙。這時遍地是蟻般的屍體，散發出難聞的臭味！

雨季，漂白了膠工的希望。

雨季，多愁悶的季節呵！

現在又是雨季了，窗外的風雨正緊，多少啾啾從「咕哩厝」中發出。我希望這段日子早日過去，讓喜愛揮汗的膠林兒女，能在父和暖又明媚的陽光下，愉快地，盡情地，歌唱和舞蹈！

——1962年9月17日星洲日報「星雲」

秤膠棚裏

一間簡陋的建築，四面沒有屏障，只用幾根柱子支撐着上頭的銹板，這便是園坵裏的秤膠棚了，棚裏除了一張舊桌，一張笨重的木凳之外，空蕩蕩的一無所有。

秤膠棚就是這麼簡單的建築，可是你別輕視它，它是膠工每天必須匯集的處所。

在秤膠棚裏，膠工衡量他們以心血掙來的膠液；在秤膠棚裏，膠工知曉他們一日所獲取的酬報。秤膠棚與膠工，一如蝸牛與硬殼，關係是這般密切呵！

我也得每天訪問秤膠棚一次，在棚裏忙碌一小時多，那是當晌午膠工回來的時刻，坐在硬硬的木凳上，以枯燥呆板的數字，記下每人的膠液、膠絲……，算出他們應得的工資。

是晌午的時刻了。秤膠棚裏，繁忙喧囂，人影錯踏，一片緊張景象；稱與桶的相碰聲，人與人的喧鬧聲，在棚裏迴旋瀉落。

遇着倒霉的落雨天，憂鬱忙碌的情形更甚，大家都爭先恐後，渴望先秤自己的膠液，能早點回家去換掉那套濕漉漉的衣褲，免得遭受風寒。這時候，不但膠工焦急，我也常常焦急，只苦熬

了一隻手和眼！

是割牛的時候了。驕陽熱烘烘，膠工淌着汗滴，安祥地把担子挑回膠棚裏，望着那乳白色的膠液，他們心中難道沒有些微激動麼？

膠工的日子總是如此飄忽，隨着潮漲的雞啼起身，在迷濛的膠園裏呼喚黎明，冒着蛇蝎突襲的危險，冒着山蟻蚊蚋咬噬侵擾，毅然播下希望的秧苗。

現在，一桶桶的膠液已經挑回膠棚裏了。

這是收穫的時辰，希望閃爍着金色的時辰！

是晌午快到了，我喜歡在膠棚裏守候，守候膠工挑担回來，細看那一張張被生活磨練的臉孔。我注意到：那些割新膠樹的，担子彎彎的很沉重，微笑由他們的心田開到臉上；那些割老膠樹的，沉重的不是担子，而是他們憂慮的心。——老膠樹膠液貧乏，收穫少工資少，使他們憂慮，憂慮一家大小的飢寒……

這是我在膠棚裏的發現：在膠工心扉中，有一個強烈的冀望：老膠樹儘快被砍掉，那隨風搖曳的橡苗在陽光下迅速成長！

——1965年9月29日星洲日報「星雲」

蛙聲燈影

小河，這整個園坵的水源供應者，是人們的生命線；如果沒有這條小河，園坵將黯然失色，像一株失去綠葉點綴的花樹那樣單調，縱使美麗也不會和諧的。

——我常常如此想，許多人也這麼說。

這條小河，像一條婉婉的巨蛇，蟠踞在莽莽的橡林叢野間。它從遙遠的山林經來，流入這裏，又默默地流向遠方，沿途滋潤了許多園坵和田野。

每年當雨季到來，風雨綿綿，小河常常會泛濫，因為這園坵的地勢很低；但是，大家對小河似乎沒有怨語。飲水思源，人人心扉永遠記着它的功勞。

小河，不但方便了全園的水供，不但養活了魚羣任膠工捕捉，同時更讓無數的田蛙在它的懷裏繁殖成長，使許多愛養蛙肉的人們，滿足食慾。

田蛙的滋味雖令不少人垂涎，但我却從未嘗過。如果不是中學時代生物課要解剖田蛙，我連田蛙的模樣也模糊。故鄉小鎮，雖有兩條小河，也有廣闊的田野，但除了瘦削的青蛙之外，都不

滋味美可吃的田蛙（俗稱田雞）。

漂到這裏來工作，田蛙對我已不再陌生的了。從前解剖田蛙我覺得是非常殘忍的事，常常不肯親目下手開刀；可是，又怎會想到捉蛙者往往一夜就是幾十隻，而且還是活生生就將牠們的外皮剝去的呢！所以，儘管金園的華人沒有一個不垂涎蛙肉，我依然抱著樹膠之心不吃。

這幢小河產田蛙的豐富，令許多人感到驚奇。膠工在夜裏經常提燈捕捉，更有不少職業捉蛙者捉到市鎮去賣錢，然而田蛙還是一樣多。

田蛙天賦一副圓潤善鳴的歌喉，每當夜暮低垂，小河便是一片「呱呱」的蛙聲。牠們從河裏的泥洞、草叢鑽出來，跳上兩岸，守候可以捕捉的蟲豸充飢。要是午後下過一陣雨，牠們就愈加活躍，唱得也特別起勁，勢無演奏大合唱似的，一個音波高過一個音波，緩速和諧，雄壯悅耳，壓倒一切屬於夜的天籟。

這時候，隨著陣陣蛙聲，河岸疏落地閃爍着燈影。

那些捉蛙者，明知夜的河岸有毒蛇活動，但想及美味的蛙肉，什麼危險都拋向九霄雲外了。於是穿靴帶燈，沿河捕蛙，踏着比貓更輕的腳步，照射每一個角落，即使跳走一隻，也要追蹤攝影，設法擒拿。

民以食為天，人爲了吃，冒險也在所不惜。那處處的蛙聲，對吃蛙者是很大的誘惑呵！

田蛙的表皮很光滑，用手捉多被掙扎逃脫，高凸低窪處用網又蓋不到，因而捉蛙者多採用又奏效又殘忍的方法：將三枝銳利的粗鐵線綁在長杆上，見到田蛙舉杆便刺，三枝鐵線由蛙背穿透蛙腹，縱使躲在石隙草叢裏的田蛙，一被發現也難逃厄運。

田蛙沒有蝦蟇那樣難看，也不像青蛙那樣瘦小，大隻的田蛙有半斤以上，牠們的後肢長得特別粗壯發達，所以跳得又高又遠，一個起落有十多呎距離。只是上着僅授予牠們潛逃的本領，沒有賦給些微禦敵的武器，使牠們連基本的抵抗也沒有，便輕易地成爲人類及毒蛇果肚的犧牲品。

撇除田蛙捕吃毒蟲的功勞不算吧，沒有勾爪和尖齒，黑夜也不能爲牠們庇護，田蛙，只依靠一根舌頭來求生存，是多麼無援又可憐的小動物呵！

窗外的小河又是蛙聲囁囁，河岸上燈影搖曳着。今夜，不知又有多少無辜的生靈遭被害？

1965年9月22日夜於雙溪郊公園

1965年9月30日星洲日報「星叢」

頭燈

當你處身在周遭昏暗的環境中，你是否渴望有一盞燈呢？我想誰都會的，因為燈不只可以驅走毒蛇猛獸，使你無恙；同時還帶來光明，溫暖了你的心房，鼓舞了你前進的信心和勇氣。

是由於這樣吧，人人都歌頌燈，嚮往燈。

然而，也許是燈的種類太多了，仍舊有些燈不會被人讚歌過，橡林裏膠工採用的頭燈，便是其中一種。

割膠生活是異常辛苦的，勤快的膠工常常要犧牲睡眠，在萬籟俱寂的時刻，迎風踏露，頭頂掛着一盞頭燈，奔忙於四處漆黑的橡林間。因為這時空氣清涼，割後膠液流得比較多，尤其是在悶熱的二月天，膠樹落盡了葉子，太陽一露臉就曬得大家頭昏腦脹，點燈夜割的膠工這時更多了。你可曾留意黎明前的膠園？在山雞的啼聲裏，在百蟲的鳴叫中，一盞頭燈亮起了，兩盞頭燈亮起了，許許多多盞頭燈亮起了。這些掛在頭上的燈火，有點煤油的，也有燃「臭電」的，都隨

着膠工無定的腳步，搖曳着，閃爍着，就像徐徐飛動的流螢。

我開始認識頭燈，是在八歲那年。那時我尚未進被求學，每天早上五點鐘母親便喚醒我，草草吃過飯，便步行一哩多遠的范澤小徑到膠園去。

那時我還不會割樹，只幫助母親抹蜜子和收膠液。我時常一面抹着蜜子，一面凝視母親頭上那閃爍的燈火，幼弱的心裏不禁充滿着苦惱。

那種年齡，正是無憂無慮的享樂時期，可是，在我，已經深深地明白了生活是什麼。橡林裏輕微的頭燈，也在那時開始半半地映入我的心扉。二十多年來，母親和我一直都在頭燈的光影下生活。

是因為這樣，我要向朋友提起頭燈，這久陪我們的燈火。

大海上海船隻指引迷津的燈塔，長街上照亮行人的路燈，都有人描寫讚歌過多了；甚至於元宵的花燈，中秋的燈籠，也有許多歌頌者；但是，為什麼大家不肯花心思去敘述一個頭燈的故事呢？

誠然，頭燈的光亮很微弱，它缺乏燈塔穿雲透霧的威力，缺乏路燈的明耀光華，也沒有花燈和燈籠的眩目繽紛。可是，我們不要忘記，膠工仗仗它解除勞困，國家有了它才能進步繁榮。

頭燈，它不只偉大，同時它的亮光也一樣溫暖啊！

你說：我們該讀美頭燈麼？

——1965年10月5日子夜於美農
——1965年10月16日星洲日報「星雲」

山鄉的孩子

住在城裏裏，孩子是幸福的，不但可以毫不費心機吃到味美香甜的水菓，又有精緻美麗的玩具可玩：洋娃娃，輪船，小火車……，都是居住山野的孩子所沒有的。每當週末或星期日，他們還可以跟父母至公園，遊戲院去看電影；有吃有玩，孩子還有甚麼不滿足呢？

圖近裏的孩子，享受雖然不比住在城市，然而他們同樣是幸福的，愉快的。他們具有刻苦耐勞的精神，知道廣大的機野有無盡的寶藏；吃的利用自己雙手去摘取，玩的也由自己去創造。

無論摘野果或玩遊戲，孩子都是合羣的。在白雲飄蕩烈日沖天的晴日，濃蔭的機林裏，不但處處有腳工的踪跡，也盪漾着孩子的歡歌同樂笑。他們揀擇那圓斑駁的橡籽，揀那朵朵綻放的野花，當作遊戲的素材。

山野間的孩子最刺激的玩賞是獵鳥。獵鳥不只是一種遊戲，將獵到的鳥拔去羽翼，用火燒烤，更是他們心目中向往着的食物。機林雖然到處都有山鵲，斑鳩，野鴿和鶉鴉，但用橡皮「拉士的」作武器，自然不易射中這些敏感善飛的鳥兒。所以，他們往往要裝滿兩褲袋小石子，越過無

數山坡與小河，到幾哩外去尋找獵物，企望有三兩隻不幸者被射下來，讓大家分一吞嚼噴的滋味。

廖林裏的孩子喜歡鬥豹虎，正像田野間的孩子愛玩鬥魚一樣。豹虎是屬於蜘蛛的小動物，但並不吐絲結網，喜歡藏匿在兩片貼近的綠葉裏。雄豹虎個頭寬厚小，性殘忍而好鬥；只要兩雄相遇，就會張開八隻腳，互相廝鬥，直到勝負分明為止。孩子捕捉豹虎是很有天才的，他們知道那一種樹葉最多豹虎，那一種葉片的豹虎最美最強悍。在進行鬥豹虎的時節，為了捉豹虎孩子常常忘記吃飯和回家。他們把捉到的豹虎藏在火柴盒裏，同時放進兩張葉子，讓牠發威；遇到有豹虎的同伴，就輕輕推開火柴盒，讓牠們在盒面廝鬥。

鬥豹虎，的確是很別緻的玩意。

城市裏的孩子玩陀螺和風箏，都是花錢買來的；廖林裏的孩子也玩風箏和陀螺，但却是憑自己雙手製造的。買來的風箏雖然式樣多而且美麗，但孩子自造的也一樣能放上高遠的藍天，他們懂得利用竹管做「鳴空器」，附在風箏上，使迎風飄揚的風箏發出清脆的嗚哨，這是買來的風箏所沒有的。

孩子不只懂得自造陀螺，而且還會選擇堅硬合適的木料，做成的陀螺比買到的更完美好放。因為機器製造的陀螺，表面過於光滑，線上的繩子容易脫落。自造的陀螺可以儘力甩放，使陀螺

發出「嗚嗚」的旋轉聲。

由於山野裏的孩子都會自製風箏和陀螺，這兩種遊戲比城市更普遍。雖然有不少父母因玩陀螺有危險性，而加以禁止，但是孩子們還是興致勃勃，躲到僻靜的一角去玩。

居城的孩子，吃可算是得天獨厚的了，那些密集的水果糖，掛滿着外國土出的菓類，只要口袋裏有錢，想吃什麼就有什麼。廖林裏的孩子雖然沒有如此的口福，但可吃且味美的野菜也不少，同時不必花錢就可吃到。野山棧、山梗梗、假紅毛丹和「山鄉」，都是孩子常吃的，也只有孩子才去尋找。

生活於山鄉僻壤，被城鎮遺棄的孩子，雖然看不到電影電視，沒有遊藝場可嬉戲鬧，缺乏許多社會文明的享受，但他們懂得利用自然環境，以及天賦的智慧，在艱困中過着幸福，也在艱困中編寫童年。

那顆顆淳樸的童心，多麼值得慰藉和祝福呵！

——1965年10月16晨於吉打美廬

——1965年10月31日星架坡報「星雲」

紅泥路上

我深信，很多人都喜歡走寬敞筆直而又坦蕩的柏油公路。

狹窄彎曲的田徑，崎嶇蜿蜒的山徑，窮鄉僻壤的紅泥路，人們都不願問津；但是，生活是無情而又殘酷的權威者，它以窮困鞭策人們，鞭策人們走向田徑，山徑和紅泥路。不管你願意抑或不願意，然而你總得走，貼貼服服地走。

田徑和山徑我雖不陌生，但與我最有深切情感的則是紅泥路。這溝通圓近每個角落的交通孔道，在我童稚時代的心扉中，便有難以泯滅的深長記憶。

我常常這樣想：爾后，要是沒有縱橫交錯的紅泥路，那生活在遼闊的橡林裏的農工，不知要如何度過困苦的日子？他們一定像古代荒林中的原始人，感到許多不便。

由於走過的紅泥路很多，距離的時間又遠，第一次走紅泥路是在何處，我已不復記憶了。我只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有一次早上母親起身遲了，來不及煮飯就坐轎哩到幾哩外割膠，天亮後我自告奮勇獨自送飯去。那條紅泥路岔路特別多，我只騎轎哩去過一次，是在天未亮前，所以父親

很不敢心我自己步行去，怕我迷失了。結果，雖然在途中我因被野狗追咬了幾次，衣褲沾滿泥濘，但是，我畢竟無恙地循着紅泥路，尋到母親所制的「行頭」。

這件事，在我童年的記憶中，佔着重要的位置。也使我頗感自豪。從那次以後，我對紅泥路開始有了印象。一想起紅泥路，我的心潮內就會映現母親坎坷的際遇，以及在紅泥路上遭受日曬雨打的農工們！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紅泥路，也是難走的路。只要落下一陣雨，腐爛和低窪的地方就被雨水，逼裏也一片泥濘，那邊也一片泥濘，這時如果你經過紅泥路，你的雙腳會走會愈重，你的車輪泥濘滿泥，一不謹慎你會滑倒甚至於翻車。

早天裏，紅泥路上塵埃飛揚，疾風過處，捲起紅霧也似的微塵，粘貼着你的衣著和身體，也迷漫了你的視覺，令你感到窒息；鼻孔，眼睛和耳朵蒙積了紅土，連黑森林似的頭髮，也變作萬縷紅絲！

紅泥路，是淒涼的路。

無論在蒙蒙的落雨天，或是疾快的夏天裏，紅泥路上總有來去匆匆，為生活而奔波的農工，在趕着難走而淒涼的程途，在敲响人生艱苦的道路。

在我過去二十多年的生命歷程中，青春都拋在紅泥路上。有時我也想遠離這道是橡樹園困的

環境，遠離這經常拌交的紅泥路，到外邊去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但是，現實有如一個無形的樊籠，我始終飛不出這樊籠的羈絆。

橫在我眼前的，是遼闊的紅泥路，我能埋頭不走路？

我要趕路，不只是白天；到了夜晚，回去幾哩外寂寞的山居，又是一段蜿蜒的紅泥路。那位好心的姑娘常說：「何必日趕夜趕呢，泥路那麼僻靜荒涼！」但是，我照樣如長征的兵卒，不敢解甲憩息。不管是在星月沉落的深宵，或是風雨如晦的黑夜。

人們只顧走寬闊的大道，那麼，田路、山徑和紅泥路又讓誰的腳步來蹤路呢？路，一如人生，一個勇於在紅泥路上來往奔波的人，他對於人生道路崎嶇必定抱著無窮的信念，對前路的黑暗艱難無所畏懼。

平坦的大道，是由人鋪築的，只須走的人多了，誰敢說難走的紅泥路不可鋪成寬敞的柏油路呢！

——1965年10月5日美農雙溪邦谷園

——1965年11月1日星洲日報「星雲」

烟霧

住在城市裏，霧是不常見到的。

山巒和樹木，都是烟霧的依附者，而城市很少鄰近高山，樹木也是那麼疏落，缺少依附，萬物都難以存在，更何況是飄渺的烟霧呢。

城市的早晨，有時朦朧也見舒展氤氳的霧氣，但總是那樣稀薄，好像透明的輕烟，隔不斷行人的影踪；眼前的景物，依然不會消失，只是顯得朦朧而已。至於夜霧，居住城市更難得幾回見，因為城市的白天，炎熱如夏，入夜以後，熱氣還久久鬱結着，烟霧沒有醞釀的機會。

山鄉多霧，膠林也多霧，而且湧現的時候，不止限於清晨，膠林的夜霧也醞釀得很早的。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每天早上五點鐘就得爬起身，撥開烟霧的機會因此就多了。有時推開窗子，見到眼前盡是白濛濛的霧幕，心頭總有一種霧樣的迷離；遠遠近近的樹木和山巒，全被濃霧藏匿了踪跡；走出窗外，還裹也一片迷濛，那裏也一片迷濛，雖然沒有質疑我的生活行跡，但心裏免不了多添一層顧慮和不安。

在故鄉小城的大河流，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悲劇：那是一個煙霧籠罩着河面的早晨，一羣到下游河岸割膠的工人，搖着舢舨趕一段漫長的水路，企圖穿過煙霧向生活張帆，不料朦朧中舢舨撞着漂浮的大樹筒，其時恰逢雨季，河水高漲，水勢洶湧奔流，舟人沉，演出了一場令人酒淚的悲劇。

沒有濃霧，這個悲劇不會發生。當時整個小城都瀰漫着憂鬱，我曾爲了此事，寫下了一首沉痛的哀歌。青山依舊，流水悠悠，漫長的日子沒有沖淡人們的記憶。繼續在河上趕路，霧來霧去的英勇者，心中應有警惕吧。

離開了故鄉小城，並不等於排除了霧籠的榮耀。這裏雖則沒有小城那樣可以行舟的大河，沒有發生過霧裏的悲劇，但是，我又怎能輕易地愛上這曾經在我心扉烙印過陰影的煙霧呢？

在落雨的季节裏，天氣陰霾清涼，綠林中的煙霧顯得益加狂妄；太陽一落下山頭，霧籠就如紗幔似的四處舒卷，而且徹夜纏綿不散。有時深夜夢迴，窗外刮着冰冷的風，夜霧就隨風透過窗紗，像一陣白色的氣流，湧入臥房裏。這種情景，常常要引起身來把窗扉關閉。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就不曾喜歡過霧，但是，我却一直生活在煙霧的籠罩中。爲了工作，在朝霧中來去固不能免；由於居處過於寂寞，每天工作後留連在二哩外的地區，夜裏才趕回來，歸途上常常也免不了接觸到夜霧。

有很多東西我們喜歡，但却得不到；而那些心中所厭棄的，却又時時追隨着我們，煙霧給我的感覺就是如此。我想許多夜行人也該和我一樣，不會歡迎那些蒙住前路的濃霧吧。不過，我並不會屈服於煙霧的圍困；不管霧多厚多密，只要光明炙熱的太陽一出現，煙霧就很快消逝在蒼茫的空間！

——1965年11月23夜於美農雙溪郊公園
——1965年11月2日星洲日報「星雲」

灌木

你若不能作船上的松杉
在幽谷裏作一把薺林吧！
但要做最好的小薺林
種在溪水之傍

種在溪水之傍
你不能作大樹
也要做一棵小灌木！

這是一首無名作者所寫的小詩，在報上一篇談論做人道理的文章中讀到的。詩寫得好壞，我並不會注意和研究，因為我對詩完全屬外行，然而我總覺得它的內容與立意很好。每天清晨當我在寬闊的壁園裏奔跑，面對東一叢西一叢的灌木時，心中常會想起這首語意深長的小詩。

園坵園用鋤頭工除草，多數只照顧新樹和超種區的，對於那些幾十年以上的老樹叢，除了久久砍一次叢雜橫生的灌木之外，是沒有經年累月作草的。

我在膠林裏巡遊了兩年多，管顧的清一色是老樹，野草叢生，一片荒蕪。兩年來，不曾正式割過一次草，叢生的灌木倒是下過幾次「刀刑」；然而，灌木依舊保有原來的衝力和青春，處處佈滿着，顯示它們不向環境低頭的倔強！

灌木默默地生長在自然界中，沒有粗壯高大的枝柯可以跟大樹相抗衡，也沒有寬厚的葉片可以阻擋猛烈的風雨。在鬱鬱陰森的綠野中，灌木像是受盡委曲歷盡滄桑的孩子，得不到溫暖的陽光，也得不到雨露的滋養。但是，它們並不因此而滅亡，反而向着土壤肥沃的地方，撒播更多的種粒，向惡劣的環境顯示它們的存在。

熱帶的灌木，幹粗葉厚，高可擎天，一切灌木、藤蔓、蕨草都匍匐在它們的腳下，當然是自然界中的王子了。但是，我總不會忘記在傾軋和奮鬥的境遇中成長起來的灌木。「灌木是矮矮的，生在地面，春來自生，秋去自枯，沒有轟天的枝柯，也不會蔚為叢林，自然也沒有棟樑舟車之材，甚至連一樹嘉蔭也沒有……」作家李廣田這麼說了，隨把自己的散文集名「灌木集」，由此足見他對灌木並不含有什麼輕視；肯把自己的心血作品以灌木為名，這難道不是謳歌灌木的表現嗎？

天天在叢林裏奔走，天天掠過一叢又一叢密密的灌木，接觸得多了，本來不留意的在心扉也會劃上深深的印象。我最驚訝的是灌木那股非強韌的生命力，在無情的刀痕斧頭下掙扎着生存！

一棵堅實的大樹，被砍伐後偶然牠的根也萌芽發葉，但那只不過是垂死前的迴光反照，即使有充份的陽光和雨露，亦無法回復往昔枝壯葉濃的風貌。而灌木却不同，除非連木帶根一起剷除，否則刀斧永遠無法消滅它們。灌木遭砍伐，另一棵相同的生命從原來的根底鑽出泥土，一陣風吹，幾番雨水，這棵幼苗就會迅速生長，不到兩三個月，又是一棵搖曳生姿的灌木。

灌木生長於充滿不幸的環境中，由於堅韌個強而能永遠存在。生命，原是一連串痛苦的記錄，能夠排除萬難，克服逆境的都可以繼續生存於這個世界。

人，如果因為際遇的不幸而淪落，讓生命毫無意義地滅亡，那麼，豈不是比不上一棵小小的灌木麼？我們不能作大樹，成為機樑舟車之材，造橋築路之用；我們不能站在世界的巔頂大有作為，幹轟轟烈烈的偉業。但是，我們至少要做一棵小灌木那樣個強地生存著！

我們應該永遠記住——

你不能作大樹

也要做一棵小灌木！

——2009年12月13日深夜于吉州美廬

——2009年12月13日星洲日報「星雲」

貓頭鷹

以前附近常常聽到貓頭鷹「咕咕——」的叫聲，當夜色靜靜來臨的時候。

——又來了，那個令人討厭的傢伙！

——國近這麼調，偏偏要飛到這裏來打擾，真是不知趣的東西！

——聽到牠的聲音就不吉利，假如我有文槍，先要將那傢伙碎掉！

每次，當傳來貓頭鷹的啼叫，人們總是議論紛紛，說許多近似詛咒的話；而且有時候，還有人還拿著手電筒，撿了木棍和石塊去趕，但是只隔了一晚，貓頭鷹便又再出現了，所以人們對貓頭鷹更加憎惡。

貓頭鷹是飛禽中的龐然大物，在叢林裏被目為可惡的夜鳥，和烏鴉一樣不受人們歡迎。貓頭鷹很畏陽光，白天藏在陰暗的地方，不敢出來活動；直到入夜，牠們才四處飛走覓食。牠們以捕吃老鼠和蚊子過活，對人類有除害立功的惠澤，然而，人們總把貓頭鷹當作烏鴉的孿生兄弟，對牠們沒有半句讚語。

貓頭鷹有勾狀的嘴，兩扇巨而有力的翅膀；身軀像鳥，頭顱像貓，這本來已經夠怪物恐怖了，加上兩個深陷的眼眶，燈籠般大的眼珠，使貓頭鷹的面目顯得益加猙獰可怕。尤其在晚上，那兩盞眼燈被火光照到，閃着炯炯的綠光，見了令人毛骨悚然了！

在所有的鳥類之中，我想貓頭鷹的叫聲是最响亮難聽的了。如果在萬籟俱寂的深夜，那「咕咕」的聲音，悠長又深沉，數哩之外都可聽到，大有老虎登高一吼，山岳震動的磅礴氣概呢！人們討厭貓頭鷹，就是因為牠和烏鴉一般，有著難看的外表和不堪入耳的叫聲嗎？這個問題，我想索了又思索，仍然不敢下個肯定的答案。

人類既目認為萬物之靈，當然是有超越其他一切動物的地方，對事物的青紅皂白喜愛厭惡，自然會有很明確的判斷和分界。可是，人們不但抹殺了貓頭鷹對我們的利益，忽略了牠捕殺老鼠蚊子的苦心；而且還因為牠羽翎不美觀醜陋，歌喉不悅耳圓潤，以種種的藉口加以嘲罵。

這就是世界？這就是萬物之靈的人類？我茫然，也感到無限驚愕。

一日午後，我從午睡中醒來，屋前圍着一羣人，上前一看，只見地上躺着一隻身受槍傷的貓頭鷹，雖是奄奄一息了，但傷口留下的絲絲血痕還很新鮮；牠的旁邊有兩隻羽翼未豐的同類，張大黃口「吱吱」地叫着。牠們彷彿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想獲得食物果腹以延生命；但是，牠們

的母親已與命在無情的槍口下……………

「我到芭尾去拾柴，在河邊濃密的雜樹叢中發現了這隻傢伙。原來牠守着自己的窩，後來有個打獵的馬來人走過，我指給他看——一槍就把牠給打下來了！這兩隻小東西，是我攀上樹從窩裏捉下來的。」

一個豐工洋洋得意地，向圍觀的人解說，好像他已替大家除去一件大害，而報告他建功的經過的樣子！

「來，收拾這兩隻小鬼！」他向小孩子招手。

孩子一起躍而上，木棍齊舉，將那兩隻小貓頭鷹打成肉醬！

近來，果然較少聽到貓頭鷹深沉的叫聲了。

人們的愛憎是很難捉摸的。那些成羣結隊飛到稻田裏偷吃穀子的班鳩，人們並不咒詛和厭惡。反而供養在籠子裏，欣賞牠錦緞般的羽翎，聆聽牠婉轉的啼叫，免遭殺戮。每次當我經過農工的長屋，看見門前烏籠裏的班鳩，我總會想：貓頭鷹和烏鴉，是最可憐的鳥！

睿智的人類，難道真個連敵友都無法鑑別嗎？

橡葉飄落的季節

萬物的生命都會隨著時序的變換而增長，所以生命有青春蓬勃的時候，也有蒼老衰邁的時候，人有枯榮，花有開謝，同樣地，葉也有長落。

每年的十二月，在這長年皆如夏，沒有四季之分的國度，是最亢旱和最炎熱的月份，也是南國橡樹葉落的季節。

這時候的膠園，不再像過去那樣綠意盎然，也見不到樹樹濃蔭了。所有的橡葉都在時序的變遷中，漸漸的蒼老而憔悴，飽紅的像楓葉一般；最後，一陣微風吹來，橡葉被捲進了旋風，帶着一個憂愁的夢，飄落在地面或水中。

二月的橡林，毒熱，蕭索，淒涼。

熱帶的太陽，本來就炙得人難受了，在亢旱的季節裏，偏偏橡樹又落盡了葉子，因此更熱得使人昏曠。早上太陽遲遲才出來，可是露臉就萬丈光芒，劈得太陽比平日大了好幾倍，把人們的眼睛晒得無法睜開；尤其是到了中午，太陽活像一條火龍，烈焰威迫得人們有如置身於火爐一

般的難挨。

橡樹葉落的季節，是生活在膠林裏的膠工一年中最辛苦的時期。儘管一些自己擁有小園地的膠工，在這時期暫時放下膠刀，清閒一兩個月；但是，大多數的工人都是手停口停的，他們得忍受生活的煎熬，一如橡樹忍受落葉時的痛苦一樣。

現在又是悶熱的二月天，又是橡葉飄落的季節。園外的橡樹，一週前還綠影婆娑，才過幾天，葉子便由綠變黃，再由黃變紅，如今却落盡了葉子，只剩下樹樹光禿禿的枝椏了。那些平日生氣勃勃、充滿活力的雜草，此刻也被晒得焦頭爛額，枯槁憔悴，因為再也沒有樹蔭為它們遮蔽了。

當橡樹落盡了葉子，鳥兒便失去了踪影，不再聽到牠們悅耳的歌聲；甚至牠皮的嘶嘶，活躍的松風，也不容易發現。牠們都躲到附近的竹叢或野林，準備渡過這苦難的日子。

多淒涼的季節呵！

落葉的季節，膠工常常要早起，在天亮前便拉開生活的序幕，他們深知這時期膠液貧缺，只有挑燈夜割，才能多掙取些微希望。

所以，落葉的橡林，處處映動着燈火，膠工奔忙在黎明前。

落葉的季節，人們不但憂慮生活，同時也憂慮野火燎園，因為橡葉積得厚，旱季的陽光又特

別猛烈，在極度乾燥和悶熱中，橡葉常常會着火燃燒，引起嚴重的火災。被火神吞噬過的橡樹，經着膠汁漸少，重者皮枯樹死。所以落葉的期間，國坵日夜派人嚴守，以防野火或縱火。

一陣微風吹過，橡葉又帶着明曉輕叩我的窗櫺了，能窺視這片片凋萎而向母親懷別的小葉片麼？它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青春飽滿的日子裏給母樹以滋養，現在隨着時序的轉變，它們飄落了，但它們已經光榮不朽！

如今橡樹只剩下光枝，但是不久雨就會來，那時橡樹又再萌牙長葉，那時鳥兒又回到膠林歌唱，那時生活在橡林裏的兒女們，而上將展露微笑！

——1955年11月中稿於雙溪郊谷園

——1956年10月12日星洲日報「星雲」

夜聲

國坵的早晨是遼亮的，可是夜却特別早到。國坵裏橡樹連綿無邊，深綠的橡葉蔭鬱濃密，一片板蕪，而樹與樹之間的距離又密得像閱兵時所排列的兵士一樣，所以每天太陽還沒有落下地平線，曠野裏正享受着絢爛繽紛的黃昏的時刻，夜網已經輕輕地籠罩着整個國坵了。

就因為如此，居住在橡林裏的人們，欣賞不到五顏六色的晚霞，可愛而優美的落日斜暉也不易見到。他們的日子只有白天連接著黑夜，挨在中間的黃昏和他們是陌生且無緣的。所以，在國坵裏，太陽一斜落，甚麼都被黑暗吞噬了。

在繁華的城市，一到夜來，街燈、車燈、霓虹燈和一切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燈，大放光芒，把大街小巷照得宛如白晝，那些擁擠的人潮，珠鍊似的車輛，和白天沒有異樣；工廠開起機器休息了，那些實叫的聲音却喚得比白天更起勁，也更响亮，顯然是個不夜天！

國坵雖然也有城市那樣熱鬧而嘈雜的早晨，但卻沒有城市那樣熱鬧而嘈雜的夜晚。因為生活在橡林懷抱裏的人們，都習慣於早睡和早起。夜網撒下後，他們頂多到野店去看報，聊聊天，

或到朋友家裏小坐一會，然後便早早回家滅燈歇息了。因為他們翌日黎明前就得早起，去呼喚另一個屬於他們的多彩的天。

這樣，園坵的夜不是寂寞又沉靜嗎？是的，若和城市相比，夜裏的園坵確是很沉寂的，不過，並非悶靜得完全沒有聲音，那些屬於夜的蟲鳴，鳥獸，都藉着夜幕作庇護而從事牠們自由的活動。

最早在夜間出現的，即是那樣子醜怪，令人討厭的貓頭鷹了。牠們的同類不多，但叫起來的聲音又悠長又深遠，能吟虎嘯和牠們相比還略過一籌呢。夜間只要有兩三隻貓頭鷹啼叫，這裏幾聲「咕——」，那裏也幾聲「咕——」，這樣整個梅林都被震動了。

雖然我並不像一般人那樣敢視貓頭鷹，但在應該寧靜的夜晚，牠們的叫聲確是很令人心煩，同時也很擾人清夢的啊！

天生一副圓潤的歌喉的水雞，也是屬於園坵夜裏活躍的動物。牠們的族類多，又特別喜歡啼噪，只要有一隻帶頭，其他就會跟着「鬧鬧鬧」地嚷起來。尤其在雨後的夜晚，牠們唱得特別起勁，於是河邊一帶，在低窪積水的地方，只剩一片刺耳的蛙聲了。

由於長期居住在梅林裏，對於梅林的夜聲我自然是不會陌生的，那些是土穴中兇狠的蟋蟀聲，那些是樹上變聲的夜鳥聲，那些是草叢裏唧唧的小蟲聲，都一一熟記在我的心坎上。但是，這

些聲响都不會引起我多大的興趣，我最懷念的是橡葉夜裏的爆裂聲。

八九月是橡葉大量成熟的季節，在烈日沖天的白晝裏牠們顫動爆裂，可是一到晚涼便不易聽見「爆裂」的聲音了。但是並非完全沒有，有時橡葉也在夜幕中自枝頭墜落，那種疏落落的爆裂聲，在靜夜裏聽來特別感到親切，而且很有節奏，就像一首抒情的小夜曲哩！

在園坵裏生活的人羣，雖然熟悉於夜底脈膊的跳動，但這些夜聲同他們的生活並沒有產生密切的聯想，只有橡葉的爆裂聲屬於例外，令他們欣慰和喜慶；這「哩剎」的聲响含蘊着希望同鼓舞，它彷彿向園坵裏的青年兒女示意：要努力爭取每一個晴朗的日子，又到了橡樹豐產的季節啦！

——1955年8月28日夜 雙溪邦谷園
——1956年8月6日星洲日報「星雲」



第三輯

夢裡湖山

波光綠影裏的太平湖

「久違了，美麗的太平！」當巴士緩緩地駛入寧靜幽雅的山城時，我按捺不住心脾的歡愉，低低呼喚着。

我們一行八人，在巴士站旁邊的經濟食攤，消受了一頓別具風味的午餐後，街頭古舊剝落的大鐘樓正敲着十二响。這時候，旭日彷彿是一團熾火，高懸在晴朗的蒼穹。太平是全屬最多雨的城市，我們都慶幸能遇到如此晴美的佳日。以悠閒輕鬆的步伐，踩着路旁斑斕別緻的樹影，我們離開過長街，探訪懷念中纏綿、綺麗、嬌美的太平湖。

轉了幾彎，穿過好幾道橫直的庭路，渴望中的太平湖終於呈現在前面。友伴中，獨有首都的沙燕兄是初訪，無怪他一見那恬恬的湖水，不禁踴躍着奔向前去，像一個稚子投進母親溫暖的懷抱一般。我又豈能例外呢？

歇逸在湖畔啾啾的欄杆，讓輕暖撫着我蓬鬆的鬢髮，暢快舒適的心靈樂得彷彿欲從口腔騰逼。明潔琉璃的湖面宛若一面畫鏡，湛綠綠地誘惑着顆顆旅人的心靈；撒滿陽光的角度，迴映着一

片寶石似的銀輝，把白影嵌印在樹梢的密葉間，閃閃灼灼。一樣蒼翠欲滴，高速雲霄的牛尾樹，將綠獨似的細枝垂向湖面，如同少女輕盈纖細的舞步，企圖把遼廣的綠湖擁進她的懷裏。

無量開闊首臨眺，咖啡山蒼翠巍峨的倩影映入眼眸，它像個沉默不語的巨人，歷盡若干世紀以來的滄桑，忍受風霜雨露的蠶蝕，永遠看守着多姿多彩的綠湖。山間密密的古樹，疎疎的樺宇，點綴着長空飄蕩的白雲，真疑那是一幅山水畫。淡雲若會三宿山巔，他密達山頂景緻的涼爽宜人，直應得我們欣然前往，但因時間倏促，只好暗自惋惜，把登山願望留到以後再說。

立在湖畔，使人感到綠意盎然；綠的是草茵，綠的是湖色，綠的是山光，綠的是樹影，我的思緒悠悠地，展開在一個遼闊的境界；連綿飄渺了驛亮，我像是一個白痴，做着綠色絕靜的夢幻，還有更可愛的，微風拂過湖面，盪起層層的明漪，我不禁想到「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的名句來。

「那嚴嚴的綠水，那隻隻輕燕，將撩起你的靈感吧！」當我在呆看燕子剪渡的英姿時，一位友伴向我取笑道。

是一股強烈的意念，我們轉入曲折蜿蜒的小道，想盡遍太平湖所有的湖泊；繞完一湖，分明已「山窮水盡」，繼續前進，却又「柳暗花明」，湖水又在前路了。斯時日光已沒有先前的熾烈，加上徑旁有蒼蒼的綠竹，我們身上的暑氣已盡消。這時我方恍然大悟，太平湖處處都有兩湖風

光，那高聳的青松翠柏，那傘狀的野蕉棕櫚，都把密密的綠影，投在平靜的湖裏，織成幅幅美麗的畫卷。感到遺憾的是，湖面不許泛舟，不然，輕輕搖槳，即可蕩漾波面，召喚那渺渺的陽光。

一聲「猴子芭」近了，我們早已才在泥徑上，想觀看猴猴黑樹的本領，但轉目四眺，盡是莽莽林野，只能聽到啾啾的鳥叫，向那裏去尋找猴猴們的踪影呢？我們只有自嘆倒楣，帶着悵悵的心，走出這詩人墨客筆下的「猴子芭」了！

「太平湖原是寂寂無聞的礦湖，後經人工修飾，才有今日的繁盛。」霖君這一席話，截開我回響的心窗，使我重新到太平湖那段遼遠而沉痛的歷史；誰都知道，一百多年前這裏是個有名的拿律礦產區，義興公司和四海公司因爭奪地盤，發生了許多流血的事件，後由英人出面調解，才化干戈為玉帛，共唱太平之歌，這是多麼悲壯的史詩啊！

當晶亮琥珀的礦苗探盡，高聳偉壯的金山溝遂被拆毀，多少熱鬧一時的礦湖從此無人問津，乾裂坤轉，物換星移，蘆葦蓬蒿匝匝長滿湖岸，成為鳥獸淵藪。於是，它輝煌彪炳的日子被隱埋了，惟有聽憑風霜雨露的摧殘，隨着殘廢的歲月凋落，低吟着沉鬱難堪的調子，然而，負荷着創傷多痛的太平湖，並未失去原來的寵愛，日日夜夜，無數人投向他溫熱的襟懷；多少年來，得到人們的謳歌。呵，這是春天之厚禮了，波光綠影裏的太平湖啊！

渾渾噩噩的想着，不覺太陽已經偏西了。這時我們才知道走了不少路，雙腳也有些發酸了。

遙望遠處，牆垣間整滿玻璃碎片的唐樓的牢獄，正陰森森地溶在斜月的迴照中。這種閉關與太平的名字，是多麼地不調和呵！

當我們繞過監獄時，璀璨的夕陽更加黯淡了，回顧默默然的咖啡山，霧靄四合，添加了幾筆迷離如夢的氣氛。幾隻蒼鷺在暮色蒼茫的長空裏振翼旋旋，不知是企圖編織一個更醜麗更多彩的黃昏，抑或是期望賦負那即將墜下的落日。

輕颺在我耳際低低絮語，揉着我底絲髮。暮地，近處教堂鐘來鏗响，似聲聲催歸的凱號，我知道與太平湖的緣份盡了。當巴士載着我們離開太平湖時，我仍對蒼靄裏的太平湖頻頻揮別。

——1982年10月，蕉風，123期

吡叻河的召喚

一條旖旎多彩的綠色帶子，靜靜地蜿蜒在我國的土地上，這是決決的、日夜奔流的吡叻河。她雖然不能與尼羅河相比，也沒有藍色多瑙河的迷人譽采；然而，她的富麗，她那幽邃的流水，對半島上的子民永是一種懺惡、一種仰慕和嚮往。

吡叻河水這富有青春活力。她越過無數的山嶺與原野，沿途灌漑了不少田壩和菜園、果園和椰林。像風情萬種的廣河一樣，吡叻河的情影永遠烙在人們的記憶裏。那一泓潺潺的流水，是一團永絕不厭的壯歌！

倘使你曾一度生活在吡叻河畔，其後因環境關係而悄然告別，那麼，當你咀嚼漂泊苦果的當兒，對吡叻河更會深深地緬懷着。也許，在異鄉的月圓之夜，夢寐中你也會情不自禁地，向她召喚又召喚。

綠色如果是代表春天，那麼吡叻河便有永恆的春天；那兩岸迎風舞動的芭蕉、那蒼翠深邃的椰林、那蜿蜒疊疊的遠山，疊疊着四時的迷人景色。這幅畫面，淳樸而又秀麗。

我感到幸福與自豪，能夠誕生、成長在吡叻河畔的瓜拉王城，使我在蹦蹦跳跳的日子裏，就朝夕與吡叻河為伴，受到她的撫愛。我喜歡坐著輕快的汽船，航行在吡叻河上，欣賞兩岸繁茂的蕉風椰雨情調。

如今，吡叻河一水潯漫，而記憶裏的她，也同樣的風姿雅麗。

你愛濃霧迷濛的清晨麼？告訴你：吡叻河的清晨是多霧的，當黎明踏著熾燦的進步微臨時，濃霧已經瀰漫著河面，彷彿是一個多情又害羞的年青姑娘，輕輕地飄舞在曙光裏，在伊士打橋下，在直落安順碼頭，更是舉目無際，朦朧一片的霧海；迷離、縹緲，而又令人符戀與遐思的霧海。

清朗的吡叻河固然美麗，夜的吡叻河更加迷人；尤其是月明星稀之夜，挾著一葉扁舟，一聲欸乃，瀟灑於波光粼粼的河面，輕鷗徐送，樂聲燈影，極易使人跌入「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的幽雅畫面裏。

夜泛吡叻河，自生以來，我只有過一次體驗，雖僅僅那麼一次，但已夠令我垂身難忘，神往及回味了。

去年，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裏，朋友邀我到吡叻河上游的真德隆發電廠去巡禮。帶著一顆飛躍的心，我整頓在高聳宏壯的堤壩上，聆聽那如萬馬奔騰的水聲。第一次，我了解吡叻河有著雷霆

萬鈞的衝激力，以及她所賜予萬民的恩澤。

四月，風雨綿綿，吡叻河也格外毓秀，沿河的果樹開始爭妍鬥麗，灼灼地開花了；尤其是燦爛的榴槤花更不甘寂寞，片片落滿河面，隨著泱泱的波流，默默漂向遠方。

你可曾留意，四月落花繽紛裏的吡叻河？

榴槤飄香的季節，是人們歡愉的月份，是吡叻河岸果園生活的人們一年中希望最濃的日子。他們像辛勤拾穗的農夫，在朝暉裏把榴槤一顆顆揀起，將紫色的山竹和透熟的紅毛丹攪下。試想想吧，這時的吡叻河是如何熱鬧！河面的船艇多起來了，一隻隻滿載著香果，滿載著希望，朝繁榮的城市駛去。

——那是七月裏的吡叻河！

悄悄的吡叻河，日夜靜靜地流著、流著；但是，在人們的記憶裏，她有過怒吼的歷史：她曾經吞沒兩岸的甘榜和田野，把沿岸的市鎮淹沒，也不知多少生命和財產在她的狂暴裏毀滅了……

然而，這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現在，她隱匿了過去的野蠻。她和平了，溫善了。她把幸福帶給熱愛生活的人們，把理想帶給年青的土地。

在日常生活中，儘管是忙碌，我總要撥出一段時間，在吡叻河畔作一回悠閒的漫步。我喜歡踏着白沙，遠遠地在河灘上，追尋灰燕輕盈的飛翔，聆聽聲聲呢喃；或靜觀河旁蘆葦的舞動，祈求颯風飄來縷縷花絮。在河畔，我曾歌唱，也曾寫詩。我永遠忘不了這母親的河。我要讓歌那迷瀾的流水，像讀美心裏的年青姑娘一樣！

此刻，吡叻河呵，你可曾聽到我的召喚？

——1963年5月《蕉風》125期
——1972年11月重修

蕉風稻舞

黎明將至時氛。

吉普車，由雙溪蘭新村出發，像脫了韁索的野馬，在黑越越的黃泥路上飛馳。車上的男男女女，有大人也有小孩，除了我之外，他們都是追趕黎明的獵荒者，此刻正飛向工作的崗位。我呢，擠在他們中間，隨着車子顛簸，只是爲了尋找芭野上浮現的豐采。

我從老遠的吡叻跑到彭亨來，這是遠方友誼的呼喚，也是東海岸欣欣向榮的風情迷惑了我。因此，在將要渡跡米鄉吉打之前，我決定來雙溪蘭一趟，因為如錯過了這機會，我怕再也無法兌現夙願了。

從吡叻王城到彭亨雙溪蘭，是一段漫悠悠的旅程。由王城而怡保，由怡保而打巴，由打巴而金保，然後再經過幾個小鎮，轉入彭亨，由新古毛而旁勿，中間須民越隔薩港附近的分水嶺。途中轉車換站，乘的士又乘巴士，趕到目的地時，已是薄暮時刻了。

當晚，在華的家過夜，奉說我從遙遠地趕來，要休息一天帶我去旁勿玩，但我睡飽了。我說：

城鎮走膩了，再也無心逛街，我只希望到芭場上，去看看那偉大的聖賢者，去瞧瞧芭野上的春天！

說如此，在黎明將至時，我同車擠上了吉普車。

一輛吉普車，載了十餘位乘客，其擁擠的程度可以想見。黃泥路一起一伏，蜿蜒如一條大蟒蛇，車子沿路奔馳，震動得我兩手麻痺不堪；加之疾風驟雨，刮得我全身幾乎要顛抖。全車的人，甚至小孩和少女，都很不穩地站着（因為太擠，無法坐下），我不禁一面暗自懷羞，一面深切地欽佩起他們來了。

「我們的目的地是七號芭，這裏去不算遠，只有八九英里。」華安慰我。

車外依然很昏暗。

起初，路的兩旁儘是橡林，而且是剛開割不久的新樹。此刻，遠遠近近轉動着幾盞燈火，好像夜間長空飄忽的流星，明燦又隱晦，我知道那是膠工們的「頭燈」。

在車輪不斷的滾動中，車子穿過暮暮黑闇，直到滾落了橡林，天邊才露出微微的魚肚白。這時，呈現在眼前的是濃密的香蕉樹了。這片蕉園，連綿不斷，蕉葉在風中裏奏着「瑟瑟」的聲响，像一陣陣的浪濤。很久了，我不會諦聽過這深富詩意的蕉風，一種舒暢的感覺不禁由心扉泛起。

途中，有三三兩兩的乘客，在他們工作的芭場下車了，因此漸漸車上已沒有先前那麼擁擠，我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生活在膠林的我，整天所接觸的是膠工，所看見的是橡樹，如今投身在蕉風蕉影的懷抱中，又是興奮又是神往。這深切的喜悅，只有小時候初次看見海的情況可以相比。

蒼翠的椰樹，是人們的恩物；綠綠的芭蕉，又何嘗不是熱愛土地的人們的恩物呢？瞧：那懸掛在蕉樹上的香蕉，把樹幹壓得彎下來，好像不勝負荷的樣子，那是勞苦人們的結晶呵！搖曳着的蕉葉搖曳着，宛如一張張熱情的手，在迎接我這異鄉的遠客。

路旁每隔不遠的地方，便堆疊着像小山似的香蕉。我知道，那是園主砍下等候曬曬到外地去的。

這裏香蕉園一望無際，雙溪蘭幾字家都有栽種，所以街上沒有香蕉發賣，也沒有人要買。這裏每天出產幾十噸，大多運去西海岸，好像吉隆坡、怡保、檳城……「華爲我解釋。

從砍伐大樹到她芭、翻土、下種、除草、施肥，其間歷經幾許歲月，費盡多少血汗；晴天裏忍受炎熱的曝曬，陰天時遭受風雨的吹打，千辛萬苦，披荆砍棘，因此，一株蕉苗的成長，實在是極盡心血的。現在，正是收穫的時候了，我在想像着播種者見了堆地的香蕉，臉上微笑的花朵，是不是像朝露下的薔薇一般燦爛！

「拍拍拍……」

幾隻野鴿打斷了我的遐思，飛向湛藍中帶點朦朧的長空，豐滿的羽翎在空際劃了幾個美麗的弧影，「咕咕」的叫聲在靜穆的芭洋上散播，彷彿在召喚那剛剛露出紅紅的笑臉的朝日。

我無意間抬頭望遠前路，一座不甚高峻的山巒像巨人般屹立著，守望著這蒼綠的芭野；而這時，吉普車已把我們帶入稻香飄揚的天芭來了。

一畦畦水汪汪的稻田，對我早不再陌生。我曾經沿著縱橫的田埂，去探訪陽光下的農夫，如何播種、翻泥、插秧、割稻和打穀；但是對於乾涸堅硬的泥層可以長出稻子，多少還有些驚訝。可是眼前應風舞動的早稻，容我再前疑竇的疑慮麼？

不，這決不是夢幻，這是事實呵！

高高的稻叢，垂著彎彎的稻穗，像一串珠子，穗穗是那麼豐滿，如今正是由綠轉黃，即將成熟的時刻，我想再過半月，稻色便响起打穀聲了。一陣晨風吹過，稻浪一起一伏，就像洶湧的海灘一般。在微微的稻香中，我親細努力的播種者，願人人都有美滿的收穫，人人的臉上都有數額！

種早稻和水稻最大的異點，即是早稻不必插秧苗，更不必翻整芭土，只要在土地上用木棍戳個小洞，放過穀粒，蓋上一層薄泥就行了。不過，早稻要在雨季裏才可下種，缺乏雨水的澆灌稻

子便長不起來。

——這是華告訴我的。

在華的芭園下車時，太陽已經完全露臉，光芒四射了。此刻遼廓的芭野不再沉靜，處處有忙碌的人影，處處有生活的歌聲！

下車後，我們步行一段小路，便到華工作恩惠的茅屋了。這時華的哥嫂及姐姐早在陽光下勞作了，他們見了我，都驚喜地跑來同我握手問好。原來他們爲了早出晚歸，昨晚沒有回新村，在茅屋住宿。

華伴我在茅屋外邊過，告訴我們的生活，以及種植計劃。他們在半年前才由吡叻遷來雙溪蘭的，因此申請到的芭園離新村較遠，作物才種下不久。

由這裏再過去，是一片廣大的原始芭女林，古樹參天，藤葛交錯，蕨草鬱鬱，顯得極其陰深。林間的邊緣發出札札的電鋸聲，以及厲厲的斧頭聲，華說：

「那草開荒者又在伐木了！」

在鋸斧聲中，大樹樑樑倒下了；在熊熊的烈火裏，千萬棵樹木化成了灰燼；在人們的血汗下，稻子、芭蕉、橡樹，一一長大起來了。

「再過些日子，那片莽莽的荒野又將成爲一片綠原了。」我心裏想着。

可是，百年之後，誰還會想起那羣挺着生命危險，創作芭野耕地的伐木工人呢？

——2006年星島日報「星島」

忙碌的城

一個雨後天霽的晌午，遠山是藍藍的，長空也是藍藍的。我和朋友兩人，就在這時美的日子，奔馳在米鄉道上，向着亞羅士打前進。道路兩旁，盡是廣闊的田野，間或點綴着三兩株桐椰樹，更顯出田野風光的嫵媚。可惜我們來得不合時，無法目睹隨風舞動的稻穗。此刻田裏只剩下枯黃的稻桿，給人有一種收穫後的寂寞感觸。

路上處處都可見到米較，都可聽到軋軋的米較聲；那一堆堆的穀壳，就像一座座土丘。許多農家都喜歡把稻桿混雜着穀壳，在沉靜的夜裏，堆在屋前點燃，用來驅除蚊蚋。見了如山的穀壳，我忽然想到：這是一個豐收的季節，農家們的眸子，一定像夜曉的星星，閃爍着愉快與幸福的光芒！

在車輪的滾動中，田野落在後頭了，遠山也漸漸地模糊，我們就在這時進入了魚米集散的城——亞羅士打。街口的店舖低矮且簡陋，顯得異常寒儉。過了一進橋，便是市中心，我眼睛為之一亮，華麗的建築，五色繽紛的廣告，海派似的人潮，交織成一片雜亂喧囂的景象。

亞羅士打是吉州的首府，亦是北馬最大的城市。它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它是一個忙碌的城。來往的車輛忙碌，擁擠的行人也忙碌；叫賣者忙碌，買的人也忙碌。忙碌，一切都忙碌，連我這個「偷閒」的旅人，也彷彿變得忙碌起來。

這裏有幾間現代化的戲院，有設備完善的旅館，有高貴的茶樓，更有名滿北馬的風景勝地——蘇丹公園。雖然一般遊客都看好蘇丹公園，但我總覺得，亞羅士打如果沒有那舞動的吉打河，它至少會失去一半的可愛。把亞羅士打比作一棵樹吧，蘇丹公園和吉打河便是綠葉和花朵，失去其一，樹木都將黯然無色。

我們停下車來，便在吉打河畔盤桓。吉打河就像怕保的近打河一樣，把亞羅士打分成兩份。它像一條蜿蜒的蛇，繞繞着這忙碌的城市，同時也把它點綴得更加明艷，更加優雅。

因為太過接近海岸，吉打河受潮汐的影響，河床盡是明色的爛泥，那日夜不停嗚咽的流水，無論在雨季或旱季，都一樣地湍急。我們到時，正逢河潮告退的時刻，迎面吹拂的河風，帶着很濃的腥氣味。幾個赤裸的孩童沿着河岸嬉鬧，不時發出天真的朗笑，原來他們正在尋覓斑螺和小蟹。

「前面就是小碼頭。」我的朋友向我介紹着。我望望前面，一隻舢舨寂寞地泊在那兒，無貨也無人，也許在期待河潮的報漲吧！

從河畔踱步回來，我把朋友拉進一間書店。我雖學識淺陋，但却是個喜歡讀書買書的人。我認為到一個地方去遊玩而不逛書店或書攤，就像入寶山空手而回，是一種莫大的損失。這間書店鋪面闊，藏書多，中英至各種語文都齊備。我選了幾部，問問價錢，比雙溪大年的書店便宜得多，於是又多選購一些，有新詩、散文、小說及譯著；朋友也買了幾本。

我們踏出書店，已是午後二時許，在附近的餐館吃了一頓經濟飯，趕去拜訪久已嚮往的蘇丹公園了。

蘇丹公園在亞羅士打市區以北三哩處，為旅客必遊之地，也是吉州蘇丹的王宮所在。園外古樹參天，綠意盎然。全園被兩道河水環繞着，跨過了短木橋，便是公園真正的範圍了。但花木錯落，綠草如茵，那滿身銳刺的仙人掌，密密地種在一堆。這裏有柏油路蜿蜒而上，直達王宮。

陣陣嘹亮的叫聲，把我們吸引過去，原來是幾隻大鸛，在迎送牠們的訪客。牠們有烏黑厚利的鈎嘴，寬軟鮮豔的羽翎，以及長長的尾巴。孩子把落花生放入籠裏餵牠們，好像伙，比人類還精靈，不但去壳，連花生米的外膜也剝得乾乾淨淨，才送進嘴裏。園中所更顯的鸛，種類繁多，有大有小，顏色更是繁複奪目，林林總總，都又活潑又可愛。

和鸛雞咕嚕的是猴猴，牠們是最活躍的傢伙，沒有片刻的安靜。水獺兒，却是怕猴的動物，見了旅客便跳進水裡，在水中玩花樣，以博觀衆的歡心，給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隻類似貍虎的

怪物，大小和肥鳥差不多，翅膀已經退化了，羽毛是黑藍色的，有光澤，頸上長着黑肉冠，不知叫什麼名兒。此外，值得一看的動物還有山豬、小鹿、狐狸、山貓……。

參觀完動物後，由小道繼續往前走，兩旁栽着低矮的人參果樹。參果的葉實掛在枝上，把枝壓得更低了，走完小道，有個相當於游泳池大小的魚池，水清可以見底。魚池南邊雜木很多，有供汽車繞行的跑道。

蘇丹公園是吉州唯一的名勝，可惜花樹尚嫌不足，動物中缺乏猛獸，如果要招引更多遠地的旅客，則非來一番修葺整頓不可！

——1964年10月21日《學生周報》

故鄉小城

無論環境迫我流浪到那裏，也不管生活中遭遇多少不幸，我總不能忘懷於我的故鄉，那靜靜幽雲的河畔小城。

在故鄉小城，我不但度過我難忘的童年和少年，我也在小城的溫暖裏，享受了十多年有滋義的學校生活。

小城，不只哺養了我，也教育了我。

不必我告訴你小城的名字，大家都不會陌生的，因為她是祖國橡樹的誕生地。這在一百多年前，那位睿智的英雄人物，將二十二棵從遠方運來的橡苗在小城落土；如今，這生命的樹苗已經繁榮地佈滿馬來西亞，成為國家經濟的命脈，給養了千千萬萬的軍家。

故鄉啊，我為你驕傲！

小城不但有繁綠的橡林，有明秀的遠山，也有恆古不變，風光如畫的長河。這條長河，圍繞了兩岸的田野和村莊，也把故鄉小城點綴得千嬌百媚，瀟灑脫俗，然後才帶着雄渾的歌唱，奔流

向大海。

正如那位流放海外的青年詩人，欲歸不得而對她吟唱「母親的河」一樣，我對這道長河總有很深的回憶。忘不了河面搖曳的舟影，忘不了兩岸蔥鬱的蘆葦和綠竹，也忘不了渡頭上的早霞與夕暉。

——小城要是沒有這道河點綴，她至少會失去一半美麗，也許根本不能成為名揚遠邇的王城。

我說這句話，我想是不會說錯的。「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其實除了白痴，那個不體讀或慕戀名山勝水呢？因此，如有朋友從遠道來，我總先領他們去踏河畔的草坪。那兒不只江草連綿，花樹扶疏，同時對近處的長河，遠處的山巒，都可以一覽無餘。

有一段時期，我們住在距離小城有幾里路的河岸，那是為了工作的方便。我那時還未上學，但已懂得如何割膠了。我們割的是小園口，製膠片和賣膠，都是自己動手。賣膠的時候，要把膠片叠得很整齊，拼成一捆一捆，然後由川行河道的汽艇運到小城去。

我就喜歡坐在汽艇上，慢慢欣賞河岸如畫的景緻。

這種汽艇，比舢舨還要大，船身都在一十至三十呎長，有些還有兩層，能夠運載各種貨物，每年七八月間，河岸盛產的榴槤和山竹，都是由汽艇運往小城的。

當時有不少華人散居在河的兩岸，靠耕芭和割膠過活，人民辛勤，物產豐富，川行在河上的汽艇有五艘之多。每天大清早，汽艇就從下游逆著水勢開行，把人和物產送進小城裏；下午順流回來的時候，也載着一些鄉民的必需品。

在一次動盪的變亂中，我們被迫遷到所耕耘的土地，拆除簡陋的家園，許多人遷徙到由鐵炭離園困苦的新村，我們也由河岸搬進了小城定居，雖然不曾離開這條河，但從此再也沒有坐汽艇的機會了。人事的變幻，是多麼地難以難測啊！

睽別了故鄉小城，落寞的心扉多蒙上一層記憶。那段日子雖然一如現在，自己雖在窮困中翻滾，但我却愛回憶生命中所失落的歡笑與淚影。沒有抹合痛苦的回憶是平淡的，人間向何處尋找不含苦味的記憶呢？

——1965年11月3日吉打美農稿

——1965年11月11日星洲日報「星雲」

重遊蘇丹公園

去年八月間，一個雨後天霽的日午，我和朋友去遊亞羅士打，曾經拜訪過北馬馳名的蘇丹公園，因為是初遊，印象不深，所以到最近，纔得浮生半日閑，決定和朋友再去一次。

從我前到亞羅士打，只有二十多哩路，沿途盡是望不斷的田野，稻穗飄香，遠山含黛，同時米穀林立，那些堆集著的穀元，好像一座座小山。

公路兩邊是小運河，設有水閘，水是那麼地潤，但一路上都有人垂釣或澆水。這些小運河，是灌溉稻田的主要水源，對於稻田的重要，就如我們身上的血管對身體一樣，缺乏它生命就會死亡。

呼吸了半小時的稻香，我們終在午後進入亞羅士打市區，但我們並不想在人潮喧擾中留連，只停車解決了餓渴，便奔向日思夜想的蘇丹公園底懷抱了。

吉打，這馬來亞的教省，不像其他各州有誘人的名山幽洞，湖光水色，這裏只有橡林和田鴨，正因為如此，蘇丹公園才顯得重要難得。蘇丹殿下把王宮聖土劃為公眾遊覽勝地，我想，應該

是含有愛民如子和名勝景之這雙重意義的吧？

蘇丹公園離亞羅士打以北約有三英里，乘巴士在大路下車，只見古樹參天，一片翠綠，頓時覺得涼涼清涼，走過古雅的板橋，才算真正踏進公園的範圍，由這裏蜿蜒而上，便是吉打蘇丹登馬來亞前最高元首的宮殿，沒有警察站崗，也沒有「遊人免進」的字眼，但是遊人心裏都知道，我們是不能擅自入宮的。

進入公園裏，我們先參觀左邊的勝景。踏着柔順如茵的草坪，欣賞花卉的繽紛，草木的繁盛，紅白黃綠，青紫碧橙，五顏六色，看得眼花撩亂，記得上次來時，因為趕時間，沒有到這裏，所以回來後一直覺得蘇丹公園的奇花異草缺乏，現在才知道是自己對它瞭解得不夠。

這一帶，不但花樹扶疎，而且噴泉荷池也有幾處；只可惜噴泉太古典，噴出的水花不美麗，荷池也過於狹小，沒有什麼特色。倒是那玻璃棚內的魚草，吸引不少觀衆。

入黃山空手而回，的確是莫大的損失。我這次既有機會重來，決定不再放過一景一物，所以和朋友在花草間不停地穿插遠遊，搜尋過去的記憶。這天天氣晴和，遊人很多，每一簇花叢，都有人頭攢動，其中以觀展而遊的情侶最多，那些花叢樹下的長凳，也盡是耳鬢廝磨、款款細語的情侶。花香鳥語，本來已夠詩意了，再加上成雙成對的攝影，更把整個蘇丹公園帶入詩意的羅漫蒂克裏了。白天的蘇丹公園如此，到了黃昏過後，我想，羅漫蒂克的氣氛一定更濃了。

——這裏的情調，不大適合於你吧？

我的朋友含笑對我說。他是個年上半百的中年人，膝下兒孫成羣，當然了解一個青年人的心情，何況他又深知我經已失落了一個春天，此情此景，當會撩起我那夢樣的思緒，激起回健的浪花。

於是我們到園邊的涼亭裏小憩。亭子前面是渾濁的吉打河，河水滔滔，清風拂面，覺得無比的舒適。環顧園外四周，但見濁水環繞，這時我才注意到，原來蘇丹公園四面是水，吉打河在此分流又匯合，形成一個天然的小島。

蘇丹公園面積雖則並不大，但除了有機有花有水之外，並且兼養着一些值得參觀的動物，其中以水獺和烏龜最爲引人，種類也多。我們到時侍者正把大堆鮮魚丟進水獺籠裏，那些不能片刻寧靜的傢伙吃得津津有味。水獺會潛水捕魚，好像不可思議，因為牠們的外表是那麼笨拙；然而，牠們的確是水中怪物，羣魚的對星！我們園坵裏的魚塘放下一千多尾魚苗而毫無收穫，就是牠們在作怪呢。

鳥類中以鸚鵡的種類最繁，據說世界各國的鸚鵡盡在其中，可惜沒有文字加以說明，我對鳥學又毫無所識，只見有花有白，有黃有青，五色繽紛，都異常美麗。

此外，值得一看的動物尚有：大黑熊、葉子狸、狐狸、豺狼、刺蝟（豪猪）、山貓、樹獭：

；等。蘇丹公園，不只是花園而已，它也是北馬的動物園啊。

讀書能溫故而知新，我重遊蘇丹公園，也產生了一個新的印象，一層更深刻的瞭解，這裏該是收穫吧！

——1966年1月「新潮」第23期

寧羅橋

寧羅橋，這個簡單而美麗的名字，我想每個人都不會覺得陌生的。它橫跨吡叻河，拉緊了兩岸距離，聯繫了兩岸人們的情感。

如果你從噴水城到保列明鎮的太平去，或者由太平到噴水城，你都必須經過這裏，橫過寧羅橋的胸膛，然後方可抵達目的地；同時因為它地處中馬，成為南北陸路交通的要道，所以顯得益加重要。

過去，寧羅橋是寂寞的，孤獨的，從白天到夜晚，它只聽到轟隆的車聲，誰也不願停車詳細看它一眼，誰也不想留取對它的印象。可是，如今橋畔的山嶺已被夷平了，而且種植了奇花異草，碧樹紅花，使許多疲憊而過的旅客駐足留連。

橋畔搭了很多攤檔，那是集市日陳列販賣品的地方。每逢趕集日子，住在附近的鄉民便將他們的土產、手工藝，和他們所畜養的雞鴨，集中到寧羅橋畔，向大家展示他們的心血。所以，每逢集市日，寧羅橋顯得格外熱鬧，許多趕路的旅客也停車採購一番呢！

這都象徵着寧羅橋在進步、在繁榮！

在故鄉小城的日子，雖然距離不遠，但我的腳步却很少踏上寧羅橋。緊張忙碌的生活容易使人忘記一切，我是一個被生活套上鎖鏈的人，很自然地，沒有閒情逸致去留意生活圈外的事，對寧羅橋自然也不會發生興趣。

我對寧羅橋產生印象，那是由一位鄉門的朋友引起的。這位朋友從遠處的鄉門來小城看我，而且還要聽仰寧羅橋的風姿，竭盡地主之誼，一天早晨我們去拜訪了寧羅橋。

回去之後，他寄來一封信，寫道：「我愛吡叻的秀麗開靜，但我更喜歡寧羅橋的優美無事。它沒有都門天橋的高聳壯觀，也沒有天橋的嘈雜喧嘩。寧羅橋就像一個鄉村姑娘，兼具自然和古典的美；天橋則是一個貴婦，濃妝艷抹時髦華貴得令人不敢接近。」

我覺得這樣的比喻不但不過份，而且很恰當。從此我對寧羅橋也產生了濃厚的情感。在繁忙的生活中，總設法到寧羅橋去漫步，看橋上來往匆匆的車輛和行人，聽橋下河水奔流的壯歌。佇立橋畔，河風就像多情的姑娘撫弄你的衣襟；在粼粼的水聲裏，偶而可以發現一兩葉輕舟，在平靜的河面漂蕩，那是靠河尋找生活的漁夫在捕捉希望。

佇立橋畔，你可以遠眺，也可以俯瞰或沉思，吡叻河，那可愛的碧波從橋下向東奔流而去，對着江水泱泱，你不禁要高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名句。吡叻有如畫的風光！

兩岸的綠竹，芭蕉，橡樹和菓園，都可令人遊目騁懷。

沒有高貴華麗的外表足以誇耀世界，沒有可歌可泣的史實足以低吟嗟嘆，寧羅橋就是這麼地平凡。但是，它是偉大的，在風砂時代，叱咤河經吼，洪水像猛獸般將房屋和樹木沖走，然而事羅橋却如巨人般屹立著，永遠負荷着人類賦予它的使命；不分歲月，不分晝夜，沉默地從事於聯繫人們情感與繁榮的重責。

祝福你，寧羅橋！

——1966年4月26日吉打美廬

——1966年5月3日星洲日報「星雲」

太平牛車水

提起太平，人們的心中最易記取明顯如畫的太平湖，蒼翠含笑的咖啡山，古色古香的博物院和百獸萃集的動物園。的確，這些名滿全馬的勝蹟不但令人嚮往同稱讚，也把太平的名字點綴得更其光耀美麗。

然而，除卻這些勝蹟之外，太平還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探討和巡禮，歌頌同留連，譬如這裏所描述的「牛車水」，便是一個很熱鬧而又特殊的地方。

牛車水，是星加坡平民化的百貨雜貨，人影雜沓的地方，一到夜曉那裏便車如流水馬如龍，住在星馬的人似乎沒有一個不知道牛車水的大名。

我把太平市中心夜曉熱鬧的區域也叫「牛車水」，並無按美之意，只因這裏有太多與星加坡牛車水相似的地方，而人們又不曾賦予一個適當的名字；同時稱之為「太平牛車水」，多少使人對此地有個印象；自然，太平是座小城，這裏的牛車水場面同氣魄都萬萬不比星加坡，但喧囂繁雜，熱鬧忙碌的景象，卻沒有什麼差異。

太平牛車水，以食糧食攤最為引人。這是三面被公路圍繞的小地方，北邊為白天旅客擁擠的巴士車站。這裏各色各樣的攤檔有百餘間，絕大多數都是經營夜市生意的，只有小部份諸如冰水檔、麵檔在日間也開市。因為這裏夜間人潮如潮，擁擠異常，所以一到亮燈時刻，橫在前面那段公路的兩端就揭起「不准通車」的告示，禁止汽車經過。

每當夜幕低垂，晚風初露的時分，太平牛車水的檔主便吊起畫燈打足氣體的大光燈，不是欲與街燈和廣告的霓虹燈爭鬥光輝，而是為了驅散他們生活的道路。

這時候，散處在各個角落的人們，隨著燈光的亮起而聚集到牛車水來，於是很自然地在檔前的空位坐下，叫一兩樣點心，小酌或冷飲，看仕女如雲，人潮磨肩接踵，一邊吃喝一邊欣賞牛車水繁華熱鬧的夜景，的確使人容易忘却白天生活的煩憂與疲勞。

這些檔子，有華人經營的，也有巫人和印人經營的，都應有盡有；吃的喝的，樣樣齊全。我們可以吃到華人的糕餅、雲吞麵、沙河粉，可以吃到印人的咖哩飯和雞麵，更能夠嘗嘗充滿風土滋味的沙爹、拉沙和羅呀；還有雞血魷、辣醬、四果湯、紅豆冰、蓮子羹、豆奶……都是經濟可口的零食和飲料，人人都可以享受。水果店晚上閉門了，不必愁，這裏有吊滿本地和外國所出產的菓子糖，任你隨意去挑選。

這些經營大眾化生意的攤檔，不只方便了許多中下層階級的人們，不少上層階級的人士也來

這裏光顧呢。如果不是限於場地小，我想這些檔子一定會與日俱增的。

在攤檔前面的一段公路，是售賣日常用品的地方，商品就堆集在路旁，地上頂多只鋪一塊帆布或放着一兩個箱子，小販就地盤坐着向過往的人羣叫賣。所賣的多數是衣著、用品、玩具之類的東西。

這些兜售日常用品的小販，有不少是年僅十二、三歲的童孩。有些因家境貧困，白天讀書，晚上被迫得出來賺錢。

距離這兒不遠就是加冕遊藝場，但這個遊藝場早已不設入門票了。場內除了幾間戲院，幾個書攤和一些食檔之外，實在沒有甚麼看頭。其中有兩間戲院還是簡陋不堪的，食檔的熱鬧氣氛又遠不及車站旁的那些。所以，儘管出入遊藝場不必花錢，同津的人也並不見踴躍，倒是場外那片稻田空地，夜夜吸引不少遊人。原因是那些江湖賣藝客，喜歡在此當家表演。

一樣是夜幕低垂時，一樣是打滿汽燈的大光燈，江湖客在太平牛車水落腳了，而且常常有好幾攤，賣跌打丸的，賣藥膏的，賣各種藥草的，賣海狗救急神油的……，都集中到這裏來。

【錯錯錯……】

【錯錯錯……】

响亮而急促的銅鑼聲敲破夜靜，蓋過嘈雜的人聲和車聲，把到牛車水來巡遊的遊人牽引過去

冰谷散文

，圍成一個圓圈，圍成一堵厚厚的人牆。

賣藝者見觀眾漸漸多了，於是拱手作揖，首先介紹自己的歷史，然後落力表演生平絕技——舞刀弄槍，割大腿，吞玻璃，以鐵錘打手骨，這一切的表演，無非是要使家人相信他們的藥油靈驗。

鏗鏘的銅鑼聲中，掌聲拍得响亮，喝彩聲嚷得也响亮……

江湖客在牛車水賣藝，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樣，是不作長久逗留的，多則四、五天，少則一兩日，他們又到別處表演了，同樣地別處的江湖客也會流浪到這裏來潤袖空缺。所以，太平牛車水夜夜有江湖賣藝者的踪跡，夜夜有人敲叩鏗鏘的銅鑼聲，夜夜有飄盪的燈光和朦朧的人影。

有時候，江湖客之中也會出現論掌看相的相命者。一個龜壳、一個籤筒、一柱香，就是他們的本錢，上下古今過去將來，似乎算無不知問無不答，唯好此道者不多。有時我們還可以見到印度弄蛇者，鼓起兩腮吹笛，把恐怖的眼鏡蛇從筐子裏引出來，然後隨着高低疾緩的笛聲起舞……

太平牛車水的夜景，像一幅充滿生活氣息的畫，人們緊張而忙碌，聲浪喧嘩而繁雜。這裏能夠滿足你的食慾，也可以滿足你的眼睛！

PROSA BING GAU



冰谷散文

棕櫚叢書 2

著者：冰谷

出版：棕櫚出版社

PENERBITAN PALAS,
Sungei Bong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印刷：康華印務有限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Sdn. Bhd.,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價：馬幣二元

一九七三年三月出版

有版權

宛翻印



棕櫚出版社



棕榈丛书（2）



冰谷散文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2010 年 9 月 12 日